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黃帝內經素問合纂卷之三

錢塘張隱菴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三部九候論篇第二十

中有三部九候等法故名篇

同學高世祿士宗參訂

門人王叔和子芳黃德純彙萃校正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眾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問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欲血而受不敢妄泄雜合真邪論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全盡通其意矣此蓋

藏五合形藏四以應九候也故曰著之骨髓者藏之深隧也藏之肝肺者知血氣之誇也故血而受者藏之於心也不散妄泄者藏之於中也蓋必先定五藏之神而後知死生之分察病之所在以調其虛實故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針令合天道必有終始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互冬陰夏陽以

人應之奈何願聞其方岐伯對曰妙乎哉問也此天地之至數此篇首論九鍼九候之道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始于一而終於九故曰一以法天

二以法地三以法八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數馬以鍼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氣也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子于子午陰與陽別寒

與熱爭兩氣相搏也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於十二經脈也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八正之虛風八風之邪舍於骨節腰理之間也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此天地之至數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中合人之九藏九竅三部九候也貴賤更互五者四時五行之氣以王者為貴而相者為賤也冬陰夏陽者下文之所謂沉細懸絕為陰主冬躁盛喘數為陽主夏

也帝言九針之道以通其意于針經合願聞簡要之道是以伯答三部九候之法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道不必存矣是以針解篇之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脈應人人筋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齒應面

九候者 候三部 文氣以 行鍼候 三部之 形以知 死生 首數子 上聲屬 屬同者 着同歟 孟子云 求其裁 書而不 缺血令

鍼論之多有不同蓋靈樞論十二原本經以三部九候為原也

此伯承帝問要道而
指其為至極之數也

帝曰願聞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血氣通決死生為之奈何

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

因而三之三者九以應九野

永年曰天以應皮地以應肉人以應血脈一部之中有皮有肉有

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

為病也調虛定者冥則瀉之虛則補之也除邪疾者去血脈除邪風也

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為

真

之乃以為

刺法之真

足陽明胃脈也

也○朱永年曰天主氣足太陽為諸陽主氣也地應肉足陽

明胃土之主肌肉也人主血脈手太陽與少陰相表裏也

藏為陰故主中部天○徐公選

曰中部天故能主周身之氣

少陰也

六節藏象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

次論從上而下此又從下而上以見天地人三者上下之交互之妙陽明悍氣上走于膈膈明者氣積下胸中經曰大腸小腸皆屬胃腸之脈兼可以張光燭曰太陽之脈下入缺盆絡肺貫膈故以候胸中

問其門之分動脈應手足太陰脾脈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此以下部之三候也脾胃陰藏而居口中故主下部人以候陽明之氣吳復以下部地而候胃氣耶曰所謂陽明者胃之悍氣上衝於頭循咽上走空竅下客主人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所謂胃氣者乃水穀柔知之氣與陽熱悍悍之氣有別故以下部之脾脈候之細參本經及靈樞傷寒諸經其義自明矣然榮衛氣血皆由胃氣之所資生故復以脾脈兼候胃氣曰脾之本脈亦可候胃氣耶曰脾與胃以膜相連雌雄相應耳足以仲景以胃脈之跌陽而候脾氣岐伯以脾脈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胃胃之真門兼候胃氣先聖復聖其揆一也

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肺屬乾金而主氣故天以候肺心主血脈而居肺之下故人以候心胸中膈中之二候以候膈上之二神藏中土之二形藏焉○張二中曰地以候胸中之氣者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

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太陽為諸陽主氣其經于項故天以候頭角之氣足陽明之氣胃府之所生也其經脈起于鼻交頰中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故地以候口齒之氣手太陽者火陰心藏之府也其經脈上目銳眥入耳中為聽官故人以候耳目之氣此以膈喉頭首以候三形藏焉蓋陽藏之氣在上也○朱永年曰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頰中手太陽之脈挾鼻是上部之三候以候耳目口鼻之七竅者也所謂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也合腰尻下竅共為九竅故曰

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按針解篇曰人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天三部之中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各有三焉而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兼三才而三之合則為九九

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左腸應春分左手應立夏膈應夏至右手應立秋右腸應秋分右足應立冬腰尻下應冬至至六府屬下三藏應中州凡此九者以候藏府陰陽之氣故九野為九藏○按星書立春應

天文箕尾分野高貢冀州之域春分應天文心房分野高貢徐州之域立夏應天文翼軫分野高貢荊州之域夏至應天文井鬼分野高貢雍州之域立秋應天文壽星分野高貢梁州之域秋分應天文奎婁分野高貢兗州之域立冬應天文危室分野高貢青州之域冬至應天文斗牛分野高貢揚州之域中州應天文張

柳分野高貢豫州之域故以身形應九野九野而合九藏九藏外通九竅九野外合九州而皆通乎天氣是以兼三才而三之合為九九之數下經云人生有形故神藏五形藏四合為九藏神藏者心藏神肝藏魂

也形藏者胃與大腸小腸膀胱藏有形之物也夫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是五藏之神由腸胃津液之所生也胃主化水穀之津液大腸主津小腸主液膀胱者津液

之所藏故以四府為形藏而人之陰陽氣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天必死矣

血脈內經脈皆由此九藏之所生也

之所發此以九藏之氣而復歸重于五藏之神氣焉

天死色也言五藏之神氣由形藏之資生五色之外榮田五藏

馬此詳論人必有三部各部有三候而合為九藏應于九野所以為天地之至數也上部有地有地有人

所行也地者兩頰之動脈即下文天以候頭角之氣此脈在額兩旁腫子髀臑會等處動應于指足太陽

明脈氣所行也人者耳前之動脈即下文人以候耳目之氣此脈在鼻孔下兩旁近于巨髀之分動應于指足陽

于指手少陽脈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于頭面故謂之上部也中部有地有地有人天者于太陽

肺經也即下文天以候肺之謂脈在掌後寸口是謂經渠動應于指即手太陽脈氣所行也地者于陽

明大腸經也即下文地以候胸中之氣此脈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合谷之分動應于指于陽明脈氣所

行也人者于少陰心經也即下文人以候心之謂此脈在掌後銳骨之端神明之分動應于指即手少陰

脈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于手故謂之中部也下部有地有地有人天者足厥陰肝經也即下文

下部之天以候肝此脈在毛際外平手下一寸半五里之分動應于指即足厥陰脈氣所行也

女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地者足少陰腎經也即下文地以候腎此脈在足內踝後

跟骨上陷中太谿之分動應于指即足少陰脈氣所行也人者足太陽脾經也即下文人以候脾胃之氣

此脈在魚腹上越筋間直五里下箕門之分動應于指即足太陽脈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于足

故謂之下部也頭手足分上中下為三部矣而三部之中又各有天地人合則為九所以應九野而九野

正合于吾身之九藏故神藏五以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形藏四即上文頭角耳目口

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寒則瀉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

之無問其病以平為期

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味後瀉有餘補不足無問其病之可否必候其氣至和平而後乃出其針也

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味後瀉有餘補不足無問其病之可否必候其氣至和平而後乃出其針也

此候脈氣以決死生

三部九候氣故

曰候頭

角之氣

候脾胃

之氣上

下左右

論脈故

曰左右

之脈

數去聲

血氣生

於中焦

故獨重

於中部

獨大獨

疾獨熱

者太過

也獨小

必先去其脈中之結血以去其邪而後調其虛實以行補瀉且無問其病之何如惟補之器之而以平為期可也此論用針之法而用藥者亦可以類推矣

帝曰決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脈細火氣不足以息者危天形充而脈堅大者順也形充形瘦脈大胸中

多氣者死鍾經曰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蓋形瘦者正氣衰也脈大者病氣進也胸中多氣者氣勝形也氣勝形者邪氣盛而正氣脫也形氣相得者生天

所以立形定氣形參伍不調者病此即獨大獨小獨疾獨徐之意此總言其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天

失者非止于參伍不調矣此即獨大獨小獨疾獨徐之意此總言其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天

此臟腑陰陽之氣病故死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春者病甚上下左右之脈相失不可數者死天

至右去有如春者之參差彼上而此下也此因邪病甚而正為邪傷故也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天

甚而正氣中中部之候雖獨調與眾臟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天

將脫故死中部之候雖獨調與眾臟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天

于手太陰者宗氣之所通也如中部之候雖獨調與眾臟相識者不得中焦之血氣以資養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天

內陷者死目者五臟六府之精也上章言中焦之內陷者死天

此亦承上文而言決死生之法也形體盛矣而脈則細氣則失呼吸之息不足是謂之危危者險也形體衰矣而脈則大胸中多氣或喘或滿是之謂死凡此者即前篇形氣相失謂之難治也若形氣相得

即形盛脈大形瘦脈細乃前篇形氣相得謂之可治所以曰生參之伍之而取脈相失乘其常度其人必病三部之中而有九候之法如下文七診來現殊為相失是之謂死夫不調曰病而相失曰死則有輕重

之別也上下部中各有左右其脈相應如參春者病甚是謂大數而鼓如用參春之杵也上下左右其脈相失不可數者死蓋謂一息十至以上也夫曰病重曰死亦有別也上文言三部之不可相應者為病為

死故中部之候雖獨調和然與上下二部之脈彼此相失其死必也且中部之候亦至相減不得調和則其死亦可以矣不惟是也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主諸陽經之氣乃衛氣之行從茲而始者今日目已

內陷則亦必死之驗也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疾者病獨陷

下者病夫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如一部獨異即知病之所在而隨證治之大小者脈之體也疾通者脈之氣數也寒熱者三部皮膚之寒熱也陷下者沉陷而不起也針經曰上下左右

卷三

獨透極
寒者不
及也
下節乃
生氣

應赤解
燭而宜

切數下

球脾絕
之真藏
脈也

躁胡丸
切蠅音
軟中去
聲數別

知其寒濕何處所在審皮
膚之寒溫滑澀知其所苦
此言九候之中有七診之法也言察九候之中大小偏者病疾遲偏者病寒熱
此七診法與後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
此候生陽之氣以知病之生死也
世脉訣七診異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
此候生陽之氣以知病之生死也

曰太陽為開開折則肉節潰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足太陽視有餘不足者皮膚兒魚而弱也
是以知病之所在而又當候太陽之氣焉衛氣篇曰足太陽之本在眼上五寸中而氣在膈者正之于氣街與承
山踝上以下必先按而在久應于手乃刺而予之按承山乃足太陽穴在外踝上七寸故以右手于病者足
上上去踝五寸按之是在承山穴以下矣庶右手于病者足上當踝而彈之蓋以左手取脈庶右手得以在
下而彈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是更踝上五寸而及于承山矣故曰踝上以下必先按而在久踝
上者謂去踝五寸以上及于承山以下者謂承山以下而至于去踝五寸之間蓋以左手之三指于踝上五
寸承山以下以候太陽之氣以察病之生死故下文曰足太陽氣絕者其
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
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蓋九針之要候氣為失足太陽為諸陽主氣也
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

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
生氣絕於下故是以脫肉身不去者死
是以者承上文而言脫肉者皮肉宛
于身也言正氣虛而肉脫
中部乍疎乍數者死
太陽之氣者論先天之生陽榮衛氣血者乃後天水
邪留于身而不去者死也
中部乍疎乍數者死
殺之精氣中邪乍疎乍數者中焦之生氣斂絕也
其脈

代而鉤者病在絡脈
夫血脈生于心而輸于脾代乃脾脈鉤乃心脈此復申明候足
上中部者候中下二焦之生氣如病在絡脈者其脈代而鉤也
九候之相應也上下
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
天地合氣別為九野是

以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不應是天地人之氣失其一矣故主病二
候復不應是三部之中失其二矣故主病甚三候復不應是三者皆失故主手病危
察其府藏以知死生
之期
所從來知陰者知死生之期
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
知經脈之生死出入而後知真藏脈見
者勝死
真藏脈見者至其所
勝尅之日時而死

此言診脈之有定所正可以施七診而知諸病也
手踝之上手太陰肺經脈也應于中部去踝五寸手
寸乃三陰文之下而從內廉至太淵穴計有五寸足踝之上足太陰脾經脈也應于下部去內踝骨之上五
即滿谷之下兩處按其脈則于右手右足當踝而彈之若按右手右足之脈則于左手右足彈之蓋使左

即滿谷之下兩處按其脈則于右手右足當踝而彈之若按右手右足之脈則于左手右足彈之蓋使左

右相應也其應過五寸以上螭蟠然者不病螭者乃益之數也今脈數而和故曰不病其脈應而左中指
渾渾然者病渾渾當作混混不清也中指徐徐然者病徐徐數也不應手也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左右手
內不能行去者死手太陰脾經之脈主乎氣是以中節乍疎乍數者死氣之衰也其脈代而鈎者病在絡
若鈎為夏脈又夏氣在絡故病在絡脈絡脈受邪則經脈自滯故脈來中止而代也九候之相應者上下
若一不得相失則過速大小相等斯為可貴其有不等者一候復則病二候復則病甚三候復則病危所
謂候後曰病曰甚曰危者脈來應手之際左右上下不得齊一也又必察其脈臟以知死生之期即陰陽
別論之所謂別于陽者知脈息時別于陰者知死生之期也又必先知各經之經脈即靈樞經脈
篇十二經之脈然後知各經通熱之病脈凡真藏脈來見者
至于相勝之日時而死矣按此節似有錯簡姑從正文釋之

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

此復結上文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足太陽之氣絕也足太陽主筋陽氣者柔則春筋是以太陽氣絕筋挛急而足

不可屈伸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為目上剛脈系絕故死必戴眼

張二中云足不可屈伸太陽之氣絕也死必戴眼太陽之脈絕也
按診要經絡篇載三陽三陰脈之證
內言足太陽之脈其熱也戴眼反折

瘕瘕其色白絕汗乃出則死矣與此畧同此當與後第十三節參看

帝曰冬陰夏陽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脈皆沉細懸絕者為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燥喘數者為陽主夏故以

日中死
此復問冬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按九鍼篇曰五者音也音者立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而氣相搏也蓋言冬至之子陰之極也陰極而一陽初生陰氣始下夏至之午陽之極也

陽極而一陰初生陽氣始下是陰陽之氣分于子午也至春分之時陽氣直上陰氣直下秋分之時陰氣直上陽氣直下是陰陽離別也寒熱者陰陽之氣也陰陽分別而復有交合故寒與熱爭而兩氣相搏也此三

部九候之中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若九候之脈皆沉細而絕無陽氣之和此為陰而主冬故死于夜半之子如盛燥喘數而無陰氣之和此為陽而主夏故死于日中之午皆陰陽偏絕之為害也

是故寒
是故者承上文而言也寒熱病者陰陽相承而為寒為熱也本經云因于露風乃生寒熱

者日乘四季死
病風者承上文而言也寒熱病也平旦日夕徐陰陽兩分之時寒熱者乃陰陽兩傷之病是以應時

平旦日夕即二分之時日中夜

以九而中分之分陰陽故以五分

半即二
至之時
日乘四
季即四
季之月
上節總
言陰陽
此節分
為五氣
以五氣
而合陰
陽是為
七疢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此重在
氣而不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在血脈

而死熱中熱病者陽盛之極故死于日中之午病水者陰寒之邪故死于夜半之中土位中央
王于四季其脈乍疎乍疾乍進乃土氣散而不能灌溉四臟故死于辰戌丑未之時也

此詳言諸病必有死期也帝于首節曾以更互冬陰夏陽以人應之為問故此又復問之伯言九候之
脈凡沉細懸絕者皆為陰脈其脈宜見于冬然凡病至于死者必死以夜半正以脈與時皆陰也凡盛

驟喘數者皆為陽脈其脈宜見于夏然凡病至于死者必死以日中也▲生氣通天論云因于露風乃生寒
于感風濕為厥陰肝經所感其死必以平旦正以死屬甲乙木也▲生氣通天論云因于露風乃生寒

熱則寒熱之火風風者必足厥陰肝經感之不特死于平旦其死必以日夕正以日夕屬中百金
日中屬丙丁火也又凡病風者必足厥陰肝經感之不特死于平旦其死必以日夕正以日夕屬中百金

而與木相尅也凡病水者必足少陰腎經主之其死必以夜半正以夜半屬癸水也凡脈
乍疎乍數乍進乍疾者脾氣內絕其時必以日乘四季死正以四季之時屬辰戌丑未土也

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形歸氣氣生形形氣已散血脈雖調猶死意言七疢之死因七疢雖見九候皆
從者不死七疢者謂沉細懸絕盛燥喘數寒熱中病風病水土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

似七疢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此言七疢者乃陰陽之氣會相分離是以應時而死若因邪病而有似乎
而陰陽和平九候皆從不死也蓋言七疢之死死于陰陽分離不因邪病而有應時之死也若有七疢之病其

陰陽和平九候皆從不死也蓋言七疢之死死于陰陽分離不因邪病而有應時之死也若有七疢之病其
診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噦此復申明七疢之病以脈候為憑蓋脈者病氣之見胃不輸精故胃敗而真

也逆則九候必絕將死之脈也脈亦敗者病氣而脈亦從之俱病也脈病則其胃敗者其聲噦噦胃氣逆而上

此舉形肉已脫者為死疢疢見者唯風氣與經月之病為不死餘則九候敗而亦為死也▲此節止舉
二端而言夫形肉在人猶室室之有牆壁也形肉已脫則九候之脈雖調猶死即上文所謂脫肉身

不去者死也上文言七疢為病者詳矣若七疢雖見九候之脈皆與各經相宜者不死所謂不死者以其
有風氣之病為有外邪月經不行之病為有托振則似有七疢之病而定非真七疢也故言不死若除風

氣經病之外而有七疢之病其九候亦敗者死矣且胃經既竭
神不守心故死之時必發噦噦宣明五氣篇云心為噦胃為噦

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逆從循之始病者病久而深
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藏在腑也夫病久而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逆者病脈

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始病者病久而深
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藏在腑也夫病久而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逆者病脈

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始病者病久而深
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藏在腑也夫病久而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逆者病脈

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始病者病久而深
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藏在腑也夫病久而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逆者病脈

疾者大
過者大
不及大
過者病
在外不
及者病
在內言
之於之
病病陰
陽氣之
不離不
因邪病
而死

不從外
內中風
之病故
也

心為壯
誠小腸
為之使
本論病

不往來者死皮膚者者死

天邪傷經脈則厥嚴疾故其脈疾者知不病在上許也陰陽氣受傷則其脈是故脈遲者知其病在上許也脈不往來者有上許之病而脈候亦微也皮膚者病久而肉脫也根結篇曰皮膚薄者毛腠大為予之期死此言方病而傷于形身經絡者不死病久而傷五臟陰陽之氣者死故曰經病者治其經絡脈病者治其孫絡血若五臟陰陽之氣已絕于內而欲以針

石治其外者
末之有也

足此亦詳診脈之法也脈疾者氣猶強盛故不病脈遲者氣已不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岐伯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

靈樞經曰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為之別者為孫絡言病在經者刺其

經病在孫絡者去其孫絡血蓋病在孫絡其邪更淺故當出其血而瀉之也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

治其經病在孫絡之淺者治其孫絡病在經絡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在于四肢其氣無常處不入于經俞故宜解刺之即刺者以左取右以右取左也留度不移節而刺之

聽故即于節而刺之蓋病在絡脈上寔下虛切而從之索其絡脈刺出其血以見通之

者取之脈病在骨節者治其節也上寔下虛切而從之索其絡脈刺出其血以見通之也索其絡者索其橫絡之結而刺出其血以見通之也索其結者索其橫絡之結而刺出其血以見通之也

此詳言諸病之刺法也病在經者治其經穴如肺病治其經渠之謂病有在孫絡者治其孫絡之謂病有在骨節者治其骨節之謂病有在絡者治其絡之謂病有在經者治其經之謂病有在孫絡者治其孫絡之謂病有在骨節者治其骨節之謂病有在絡者治其絡之謂病有在經者治其經之謂

以補之血病及身有痛者合經穴絡穴而治之如肺病治經渠列缺之謂其有奇邪者不正之邪通然所中者則取絡脈以得刺之左取右右取左也病氣淹留形容減瘦證不移易則以時消息而漸刺之即上文所謂無則其病以平為期者是也

之脈故上下不通當索其結處而刺出其血以現通之即上文刺孫絡絡脈之謂也

而勝腕為之表裏是以獨候于足之太陽者太陽主諸陽之氣也瞳子高者乃太陽之神氣不足蓋手太陽之脈上頰至目銳眦其支者抵鼻至目內眦虛則經氣急而瞳子高矣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眦氣絕

曰足之三陽上合于手者也

故死必戴眼雖然手足之經氣文相貫通手經之不足緣生氣之衰微如生氣脫于下手太陽先絕于上矣故虛于上者宜補之絕于下者為死證所謂未數者其葉發經敗者其音鳴也此篇為第八
經脈別論第五 上文言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然須知腫于高者乃太陽不足不足當于手指及外踝上之後每五指之出蹠中外踝上者在于外側蹠上也五指者第五之小指也言太陽之補手太陽者當于手外踝上五指而取之此手足之經氣文相貫通先不足于上而後絕于下也○張二中曰鴻者出王註以為錯簡者是也愚疑是血補者留針第七節中手徐徐然下之脫簡

經脈別論第二十一

言經脈病脈之各有分別

別彼者切內言太陽陽明少陰太陽陰之脈各有分別故名篇

黃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為之變乎

按三部九候論至血氣形志篇與靈樞之九鍼論前後相

候論之所謂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藏氣法時論章首乃九候論之所謂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蓋凡針九篇九八十一篇論在靈樞經內此復論三部九候之法故必先知經脈生始之原而後知九候之病知如五藏生剋之理而後岐伯對曰凡人之驚恐勞動靜昏為變也經言人之居處安靜其氣和平自有知死生之期故設此二問岐伯對曰凡人之驚恐勞動靜昏為變也經言人之居處安靜其氣和平自有

矣是以夜行則喘出於腎淫氣病肺腎屬亥子而氣主間藏夜行則腎氣外泄故喘出於腎腎為本肺為肺主之皮毛而生于胃府之津液此章首論喘次論汗者言經脈榮衛生于胃府水穀之津而通會于肺氣是有經常之理如勞動過傷則五藏氣逆而脈亦為之變故先論其變而後論其常也

喘出於肝淫氣害脾傷筋即為肝故喘出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肺則氣脫故喘出于

氣傷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肝骨者腎之指氣所注末言骨者則五藏之生氣可類推之當是之時勇

者氣行則已怯者則着而為病也正氣復順怯者則留者為病而見病脈矣故曰診脈之道觀人勇怯骨

脈乃血氣之府氣逆則喘血則為汗故帝問脈而伯答其喘汗此篇作二段看言越府血氣之病次言血氣生始之序

末論
血氣之
有別
皮內筋
骨五藏
之外合
也故能
如其情
以為膠
脈

張光瑋
曰淡滲
皮毛之
血與經
脈之血
相合故
曰合精

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膠法也。
夫氣有勇怯理有疎密皮膚有厚薄骨

此言脈有因五藏受傷而變而診病者當據此以為法也。帝問居處或動或靜性情或勇或怯脈亦為

之變乎。伯言凡人或驚或恐或怒或勞或動或靜皆為變也。是以腎屬火陽衛氣夜行于陰營氣以聚

而養設當夜而行則喘息內出于腎而肺為之母看子氣受淫上干于肺肺斯病焉。有所墜墜而恐則筋

既受傷血亦不納其喘息內出于肝而肝氣反餘淫氣乘土脾被害焉。有所驚怖而恐驚則氣亂喘息內

出于肺而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所勝妄行心反傷焉。浸水跌仆水通于腎跌仆傷則喘出于腎與骨斯時

也。勇者氣散則無病怯者氣着則病矣。故診病之道既觀人之勇怯骨肉皮膚而知病肺害脾傷心者病

之詳則診法備焉矣。

故飲食飽甚汗出於胃。
汗者水穀之津液飽而奪精汗出於心

故汗出故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此為常也。
四時陰陽自有經常血氣循行各有調理如動

問篇曰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風絕

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是以驚恐志勞動作飲食以致喘汗出者皆

使氣血不次脈道常失故欲知經度之循行先識發常之逆氣徐公返曰

喘汗之強乃經氣逆行故首提曰脈亦為之變又曰說知其情以為膠法

此言人之四時藏府生病皆起于過用亦診病者所當知也。飲食入胃太過于飽食氣蒸迫故汗出于

胃其事有驚怖致奪精神心神外越故汗出於心所持則重所行則遠必骨以當之惟腎主于骨故汗出

于骨其走過疾兼之恐懼必筋以當之惟肝主于筋故汗出于肝振動其體勞若其形必肉以當之惟脾

主于肉故汗出于脾此乃四時之在藏為陰在府為陽其有病皆起于過用如飲食飽甚等義人所常犯

者也凡診病者不可不知此等之病由來

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
肝者土之勝制則生化故散精于肝肝者筋其應故淫氣于筋經曰穀入

有淫散輸轉之道故又必先如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筋

經脈生始之原而後知病脈也。伯言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榮

實也心氣通于脈故淫精于脈。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嚨而司呼吸又曰穀入于胃乃傳之肺五

肺主氣 而外主 皮毛勝 脫者水 津之府 氣化則 出是以 外竅通 則內竅 通上竅 通則下 竅通 四布者 散于脈 外而為 汗五臟 者行于 脈中而 為血大 少之氣 皆生于 陰氣陽 所以養 陰也

藏六府皆以受氣所謂先出于胃之兩焦者入胃之穀氣先下淫于肝上歸于心肺以養五臟氣此章論經

藏之道由水穀之精以養府藏府藏之精淫于經脈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所謂五臟皆稟氣于胃而至于手

太陰也其別出兩行之榮衛與宗氣又當別論同志者當細玩諸經體認明白脈氣流經經氣歸于肺肺朝百脈輸精於毛皮

也經犬經也言入胃之穀氣先淫氣于脈百脈之經氣總歸于大經經氣毛脈合精行氣於府

歸于肺是百脈之氣皆朝會于肺也肺合皮毛故合輸精于皮毛也

皮膚生毫毛夫皮膚主氣經脈主血毛脈脈精神明留於四藏也穀氣入胃淫精于脈乃傳之肺肺氣散精

行氣于府府精留于四藏以養五臟之氣故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

曰穀入于胃乃傳之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也言五藏六府受氣于淫淫精于脈變見于氣口以決其死生飲入于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

陽和平故曰權衡以平氣口手太陰之兩脈口成寸者分寸為寸飲入于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

也言五藏六府受氣于淫淫精于脈變見于氣口以決其死生飲入于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

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

道而下輸膀胱所謂地氣升而為雲天氣降而為雨也水精四布者氣化則水行故四布于皮毛五經並行

者通流于五藏之經脈也平脈篇曰穀入胃脈道乃行水入于經而血乃成故先論食而後論其飲焉矣

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為常也

此言食入于胃者精氣散于肝歸于心而會于脾飲入于胃者輸于脾歸于肺而下行于膀胱亦診病

者所當知也食氣者穀氣也穀氣入胃運化于脾而精微之氣散之于肝則浸淫滋養于筋矣以肝主

筋也穀氣入胃心已化之氣散于肝歸于脾而會于脾飲入于胃者輸于脾歸于肺而下行于膀胱亦診病

滋養于脈矣以心主脈也心為諸經之君主主夫血脈其氣留于諸經諸經之氣歸于肺肺為五臟之華

蓋所謂藏真高于肺以行營衛陰陽故受百脈之朝會其精氣運之于皮毛矣以肺主皮毛也肺白毛心

曰脈毛脈合精而精氣行于府府者腔中也靈樞五味篇謂大氣積于胸中邪客篇謂宗氣積于胸中刺

節真邪篇謂宗氣流于海者是也腔中為府其精氣宗氣最為神明而司呼吸行經始行于手太陰肺

經通于心肝脾腎之四藏而四藏之精皆其所留是氣也平和權衡惟其始行于手太陰肺經而行矣故氣

口者即手太陰經之太淵穴也與魚際相去一寸又成寸口之名真可以診吉凶而決死生也靈樞小

鍼解篇以氣口虛為當補氣口盛為當瀉則凡病皆以氣口為主然所食之穀有精氣則所飲之水亦

有精氣方其飲入于胃其精微之氣游溢升騰上輸于脾蓋脾附于胃之右比胃為上故脾氣散精上歸

于肺而肺行百脈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分布于四臟五臟並行乎水精真有合于四時五臟及古經

陰陽揆度等篇之常義也診病者不可弗知也按飲入于胃以下乃言飲而不言食乎東垣脾胃論朱丹

溪纂要書不考上文為食及改為飲食入胃則于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之義大背矣殊不知上文之食合

陰陽揆度等篇之常義也診病者不可弗知也按飲入于胃以下乃言飲而不言食乎東垣脾胃論朱丹

溪纂要書不考上文為食及改為飲食入胃則于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之義大背矣殊不知上文之食合

陰陽揆度等篇之常義也診病者不可弗知也按飲入于胃以下乃言飲而不言食乎東垣脾胃論朱丹

溪纂要書不考上文為食及改為飲食入胃則于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之義大背矣殊不知上文之食合

陰陽揆度等篇之常義也診病者不可弗知也按飲入于胃以下乃言飲而不言食乎東垣脾胃論朱丹

溪纂要書不考上文為食及改為飲食入胃則于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之義大背矣殊不知上文之食合

陰陽揆度等篇之常義也診病者不可弗知也按飲入于胃以下乃言飲而不言食乎東垣脾胃論朱丹

溪纂要書不考上文為食及改為飲食入胃則于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之義大背矣殊不知上文之食合

陰陽揆度等篇之常義也診病者不可弗知也按飲入于胃以下乃言飲而不言食乎東垣脾胃論朱丹

溪纂要書不考上文為食及改為飲食入胃則于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之義大背矣殊不知上文之食合

陰陽揆度等篇之常義也診病者不可弗知也按飲入于胃以下乃言飲而不言食乎東垣脾胃論朱丹

溪纂要書不考上文為食及改為飲食入胃則于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之義大背矣殊不知上文之食合

飲義而下文之飲必難以兼會也何諸醫書皆宗李朱而不考經旨者皆碎矣

太陽藏獨至厥喘虛氣逆是陰不足陽有飲也表裡當俱瀉取之下俞此言藏府經脈有陰陽相合之常如偏陰偏陽之獨至則為厥喘

諸病所謂先知經脈今識病脈也太陽藏獨至者太陽之精氣獨至而無陰氣之和也陽氣惟上故下厥上喘而虛氣上逆也是陰不足而陽有餘表裡俱當瀉蓋太陽之氣發原于下而上出于膺表故當表裡俱瀉

而取之陽明藏獨至是陽氣重并也當瀉陽補陰取之下俞陰陽察日月論曰寅者是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火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火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陽明之獨至是太少重并于陽明陽盛故陰虛矣此言陰陽并合乃經脈之常如陽并于陽陰并于陰則為病脈矣故曰持離守離葉陰附陽不知并合於陰故不明少陽藏獨至是厥氣也踰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陽主初生之氣生氣獨大于踰前也踰者奇經之為脈足少陽經脈在陽踰之前故踰前厥大○朱衛公曰言踰前卒大者釋明三陽之脈候足之三陽也蓋生陽之氣皆從下而上由陰而陽故俱取之下俞又申明三陰三陽之候候十

二經之本脈也如踰前少陽之脈卒大而厥陰之動脈微小者是為少陽獨至也少陽獨至者一陽之過也此申明之經氣各有別也夫一陰一陽十二經脈十二經脈合于十二藏府所以藏物故亦名藏也所謂太陽陰陽明少陽厥陰獨盛者是三陽氣之太過也太陰藏搏者用心省其五脈氣少胃

氣不平三陰也宜治其下俞補陽瀉陰此言三陰是以太陰之藏脈相搏者須用心省察其為手之太陰足

以太陰也如五脈氣少者手太陰之過也蓋肺朝百脈而輸精于藏府肺氣搏而不行則五脈之氣皆少是以五脈氣少者在手之太陰也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脾氣搏而不行是以胃氣不平胃氣不平者知在足

之太陰也手之太陰足之太陰而後謂之三陰也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手之三陰從腹走手足經氣又相貫通故獨取之下俞○徐公遜曰此復申明所謂三陰三陽者葉手足而言也蓋陰陽之氣皆從下而上故

獨取之

一陽獨嘯必陽厥也此言經脈而及于氣也夫氣激于喉中而獨謂之言氣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至一陽之過者言氣盛而及于經也一陽獨嘯必陽厥者言經逆而及于氣也分而論之有氣有經合而論之經氣之相通也○朱衛公曰以太陰間于其間者當知三陰三陽之經氣皆若是也○張先瑛曰少陽厥

者木火之氣鬱也木鬱之發松吟高山虎嘯氣喘古之善嘯者踰路中虎聲而瀉之一陽獨嘯之義蓋取諸此與陽并於上四脈爭張氣歸於腎宜治其經絡寓陽補

陰陽并者太陽陽明之氣相并也四脈者太陽之小腸膀胱陽明之胃與大腸即四形藏之脈也四脈爭

由經而

由藏而

在經者

者為病

形之經

及于有

所謂太 陽火陽 太陽少 陰者論 陰陽之 經脈也 經脈連 于藏府 故曰藏 所謂一 陰二陽 一陽二 陰考論 三陰三 陽之氣 也此節 論在病 經而及 於無之 氣者有 病氣而 及于有 形之經 者為病 在經者 由藏而 由經而

而氣病 在氣者 由氣而 經氣而 氣也 五藏六 府皆出 于足三 陰三合 陽上合 于手者 也故皆 治其下 命 在厥白 獨至在 氣曰獨 用一 諸子以 分別其 經與氣 焉 上論一 陽故曰 獨此論 二陽三 陽故曰 井曰脈 形張四 氣盛也 氣歸其

其陽之絡補其陰之經 一陰至厥陰之治也 真虛痛心厥氣留滯發為白汗調食和藥 治在下俞 痛音稍 〇此言

經氣逆而病及于藏也 一陰者厥陰也 是以一陰氣至當厥陰主治而反見藏真之虛心為痰痛蓋厥陰之 氣發于命門為主之包絡厥陰氣逆以至真虛而心痛也 厥逆之氣留滯于心下則于肺故發而為

白汗夫真虛痛心病在內也 經氣厥逆病在外也 病在內者治以藥食病在外者治以針砭故宜調食和藥 治其下俞夫所謂一陽二陽三陽一陰二陰三陰者陰陽之內者治以藥食所謂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厥陰陰者

繫藏府經氣而言也 人秉天地陰陽之氣而成此形是有有形之藏府經脈有無形之陰陽六氣也 雖然藏 不離乎經經不離乎氣氣不離乎藏經氣貫通藏氣并合陰陽出入上下循環是以有論三陽之獨至者有

論在手經足經者有論經病而及于氣氣病而及于經者有論陰陽之不相合者有論經氣逆而病及于藏 者此皆陰陽之道可合可分善不盡言舉一以榮十學者當知一經之氣若是則十二經可知能引而伸之

則庶乎其 此言三陽三陰脈証各見者宜分經而治也 太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 其脈獨至 張仲景以為尺寸 進于扶矣 厥者氣逆喘者難息虛者不寔 諸証上行是腎經不足膀胱經有餘也 蓋膀胱與腎為表裏而

裏不足則在表有餘之邪乘之 其表裏俱當瀉取之下俞蓋下者足也 俞者膀胱經之俞穴束骨 足小 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中灸三壯鍼三分留三呼 腎經之俞穴太谿 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

中針三分留三呼 灸三壯 按王註以為足俞者不明新枝正能按王註之說而于本經之穴無着亦非也 由是三陽入于二陽則為足陽明經矣 陰陽別論扁岐伯以太陽為三陽陰陽論曰黃帝以陽明

為二陽少陽為一陽 陽明脈氣獨至 張仲景以為尺寸俱長 足太陽之邪重并於陽明也 胃屬 陽脾屬陰 惟陽氣重并當瀉足陽明經之俞穴陷谷 足大指次指外間陷中灸三壯針三分留七呼

補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 足大指內側內踝前核骨下陷中針三分灸三壯 由是二陽入于一 陽則為足少陽膽經矣 少陽脈氣獨至 張仲景以為尺寸俱弦 足少陽之氣逆也 然足少陽之脈

下行故絕骨之端當外踝之前循足跗故陽蹻者本屬足太陽經之申脈而陽蹻之前乃足少陽之脈今 悍然而大是少陽之氣盛也 當瀉膽經之俞穴臨泣 足次指本節後間陷中去大指一寸五分針二分

留五呼灸三壯 益少陽獨至者正一陽之有過也 過者病也 故即此經治之 而其肝經則無及耳 由是 一陽入于三陰則為足太陰脾經矣 陰陽類論黃帝以足太陰為三陰足少陰為二陰足厥陰為一陰

若真藏脈來則不可治矣 此篇之脈博者是也 五仲景以為尺寸俱沉細 真者真藏之脈也 宜用心省之 也當補足陽明經之俞穴太谿 足次指外間本節後陷中灸三分針三壯 留五分針五分 留七呼灸三壯 〇

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 足大指內側內踝前核骨下陷中針三分灸三壯 〇 由是三陰入于二陰則 為足少陰腎經矣 喘者耳中鳴也 陰陽應象大論曰腎在竅為耳今二陰獨鳴是少陰之氣逆于上也 足

太陰之氣并于上而行而太陽陽明少陽太陰之四脈爭張而有餘故邪氣歸之于腎宜瀉足太陽膀胱

經之氣

經之氣

經之氣

經之氣

虛五神

藏之氣

虛也

厥陰之

治謂當

足厥陰

之經脈

主治也

此言三

陰三陽

之氣可

合于六

經可通

于藏府

皆與末

節合論

三陰之

氣而各

有別也

此經曰

此經氣

厥逆于

下而上

病于手

厥陰之

心主焉

此言三

陰三陽

之氣合

于十二

經而應

于厥非

經之經穴崑崙絡穴飛揚▲崑崙足外踞從眼骨上陷中鉞五分留十呼灸三壯杜神志之飛揚外踞
 骨上七寸針三分灸三壯▲補足少陽腎經之經穴復溜▲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針三分留七呼灸
 五壯▲絡穴大鐘▲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灸三壯針二分留七呼▲由是而二陰入于一陰則一陰
 之脈至者乃足厥陰肝經治事也至此則虛者真痛者在心其逆氣留薄發為白汗白汗者肝虛為金所
 乘也宜調和藥食並治肝經之俞穴太衝▲足大指本節後一寸半動脈應手陷中針三分留十呼灸三
 壯▲不言補瀉者上之腎經尚補而此肝經亦宜曰補况既曰寸半動脈應手陷中針三分留十呼灸三
 唯熱論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
 厥陰受之與此相類然以諸經証候微之則與熱論之經不同未可以外感論也學者察之

帝曰太陽藏何象太陽藏者謂小藏膀胱之經脈也象者效象岐伯曰象三陽而浮也三陽者像也三陽

太陽之藏厥象陽太陽之氣而浮也帝曰少陽藏何象少陽藏者三陽甲膽之經氣岐伯曰象一陽藏者滑而不寔

也所謂一陽二陽者乃二陽之氣也氣應脈外故以脈之浮沉以效象陰陽之氣如在一陽之藏厥則見厥

之氣見于厥體之滑象矣蓋陽氣搏于脈中其脈則滑陽故外浮故下實也此反結上文而言一陽之藏厥與一陽

者之不同也帝曰陽明藏何象陽明藏者胃與大腸之經脈也陽明者兩陽合明陽氣岐伯曰象大浮也

太陰藏搏言伏鼓也搏者乃太陰之經脈相搏故見脈象之伏鼓如二陰之氣相二陰搏至腎沉不浮也

搏雖至于少陰之腎止見乎沉而不浮益以脈象之浮沉以別陰陽之氣以脈體之滑動不寔此節未言

鼓動而伏以別陰陽之脈也此篇論欲識病脈先知經脈然欲知經脈又當體折其理與氣焉此經則上

文一陽獨喘少陽厥也當為二陰少陰可知且此尾不言厥陰信有脫簡而上節之說益顯

此總承上文而明六經之脈象也帝言太陽陽明少陽俱曰獨藏至而太陰藏則曰藏搏三陰則曰獨

藏一陰則曰至其脈體果何象耶伯言太陽之脈主于浮蓋太陽為三陽陽行于表故脈宜象三陽而

浮也少陽為陽之裡陰之表所謂半表半裡者是也其藏為陽之初生故脈體滑而不寔象一陽之為初

陽也陽明雖為太陰之裏而寔為少陽之表比之滑而不寔者則大而浮矣彷彿乎太陽之浮也太陰則

然腎脈沉而不浮也由是視之則厥陰為沉之甚又兼二陰比矣

藏氣發時論篇第二十二

五藏之氣必應天時而人之
 治藏氣者當法天時故名篇

五藏之氣必應天時而人之
 治藏氣者當法天時故名篇

氣之行 于厥中 也此大 陽之脈 者乃二 陽之子 盛而浮 少陽之 脈象象 少之脈 楊中內 榮氣故 陽焦初 動之狀 生則滑 而不定 矣此中 明陽藏 獨至陰 微相搏 者乃因 氣而尤 于厥故 曰少陽 獨至者 陽之過 也 在脾則 在肝則 伏而下 火氣則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

陰陽按度以為經脈之常故帝以藏府陰陽合于人形法于四時五行而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

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

而後死生可必故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言天之十干四時地之五行五味人之五藏五氣皆合于此五

帝曰願卒聞之

此因帝欲法時以治藏氣而伯言以五行為主可以為治病之準也下文乃詳言之卒盡也

岐伯曰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

在日主肝者急食甘以緩之

丁火太陽主丙火二者相其日丙丁

則心氣散魂自傷其神脾主長夏

日戊己

肺主秋

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而主治經氣其日壬癸

而惡燥宜食辛以潤之

此言五藏應乎四時而治之者必法時也

浮水氣
周況二

陰之氣
將至腎

故況而
不淨此

復言之
陰三陽

之氣而
合于至

也
藏六府

也
張光瑛

曰合人
形者以

藏府陰
陽合于

九藏九
候

以上論
五藏所

主之時
日及五

若五味
以下論

五藏之
病有間
甚之時
日及五
欲五補
五寫
五藏平

甘性熱急宜食甘者以緩之凡飲食藥物皆為夏傷火心亦傷火故心主夏斯時也手少陰心者丁火也手太陰小腸者丙火也正治其時夏之日有丙丁乃心氣之尤旺者然心脈其最者在頰候者心虛也惟酸收急宜食酸者以收之長夏屬土脾亦屬土故脾主長夏斯時也足太陰脾者巳土也足陽明胃者戊土也正治其時長夏之日有戊巳乃脾氣之尤旺者然脾為太陰濕土最苦在濕濕則脾病也惟苦性燥急宜食苦者以燥之秋屬金肺亦屬金故肺主秋斯時也手太陰肺者辛金也手陽明大腸者庚金也正治其時秋之日有庚辛乃肺氣之尤旺者然肺苦氣上逆惟性苦者可以泄逆急宜食苦者以泄之冬屬水腎亦屬水故腎主冬斯時也足少陰腎者癸水也足太陽膀胱者壬水也正治其時冬之日有壬癸乃腎氣之尤旺者然腎屬水最苦燥惟性潤急宜食辛者以潤之如黃柏之類庶乎陰理自開津液自致五藏之氣自相通也

病在肝愈於夏

此論邪氣之客于身而病在五藏者亦合于四時五行而有間夏不愈甚於秋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久

其所不勝秋不死持於久此論肝氣休而得母氣之起於春自得其位故復起也此論禁當風肝氣通于

此肝病者愈在丙丁

此肝病者愈在丙丁而愈也丙丁不愈加於庚辛庚辛不死持於壬癸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肝氣受邪則木鬱而欲用辛補之酸瀉之

曰木位之主其瀉以酸其補以辛

曰木位之主其瀉以酸其補以辛火位之主其瀉以甘其補以鹹土位之主其瀉以苦其補以甘

其瀉以辛其補以酸

其瀉以辛其補以酸水味之主其瀉以鹹其補以苦五味陰陽之用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湧泄為陰淡味勝也邪盛則正虛故以辛之發散以散其木鬱以辛之潤以補其肝氣以酸之泄以瀉其有餘所謂以所利

而行之調其氣使

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餘藏倣此

此以下五節承上文而言

此以下五節承上文而言五藏之病可以于歲于日于時而決之又當順其所欲之性以行補瀉之法也試以肝經言之凡病在肝者以肝性屬木其病從春始也至于夏屬火則火能尅金而金不能尅木

故肝病當愈于夏

故肝病當愈于夏所謂子制其鬼者是也餘愈同若夏不愈當甚于秋蓋甚則論于死矣而金來尅木所謂子休鬼復者是也

故可與病氣相支而不甚

故可與病氣相支而不甚耳所謂鬼休而母養故能相持於父母之鄰也

病復起于春

病復起于春蓋肝氣之病又當至春而起所謂自得其位而起者是也

木而風氣必通于肝故凡有肝病者必禁當風以犯之也斯則一歲之中可以計其所愈所甚所持所起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肝病者愈于丙丁之日以丙丁火旺所制者金而金不尅木木病自愈也設丙丁不愈加于庚辛之日加即甚之謂也以庚辛金旺必尅木而木病自甚也設庚辛不死持於壬癸之日以壬癸水旺必母來助子而木病可支也雖能支于水旺之日又必起于甲乙之日以木病當復于本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肝病者平旦慧以平旦應甲乙木故病主慧慧者爽也時王木亦王也下晡甚以下晡者申酉時也應在庚辛故病主甚金來尅木也夜半靜以夜半者亥子時也應在壬癸故病主靜水來生木也况肝既有病則治之者當順其性而治之故肝之所苦在急則其所欲在散惟味之辛者主散宜急食辛以散之性欲散而辛能散此補之者所以用辛也性苦急而酸能收此瀉之者所以用酸也

治肝之法又如如此

病在心愈於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不死則能持能禁溫食熱衣心惡心病人者愈於戊巳戊巳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持於甲乙起於丙丁當愈不愈故有所加心病人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蜜樞經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之日分為四時朝則為春日心欲爽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故自得其位而慧至其所不勝而甚至其所生而靜也

急食鹹以爽之與叶軟心為火藏心病則用鹹補之甘瀉之味下泄上瀉而從水化能泄心氣以自益火欲爽上以甘之發散而瀉之剛燥矣故宜食鹹以爽之

以心經言之凡病在心者以心性屬火其病從夏始也至于長夏屬土則土能尅水而水不能尅火故心病當愈于長夏但長夏不愈當甚于冬以水能尅火也若冬不死當持于春以木能生火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于夏以火病當起于火候也且熱則心躁故食溫衣熱者皆當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愈在戊巳日以土王則水衰水衰不能尅火也戊巳不愈加于壬癸以水王則火必受尅也壬癸不死持于甲乙以木王則火生也然心痛必起于丙丁以火病當復于火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日中慧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甚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

平旦靜以平旦正屬甲乙木也然所以治之者心欲爽惟酸為能要堅急食鹹以爽之惟其所欲在爽此鹹之所以為補也惟其所苦在酸此甘之所以為瀉也此乃因其性而治之耳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胃欲清飲故禁溫食飽食傷脾故禁飽食脾屬陰土而惡濕故濕地濡衣食傷脾故禁飽食脾屬地濡衣咸宜禁之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於甲乙甲乙不死持於丙丁起於戊巳天之五行地之

五行化生人之五臟人生于地髮命于天是以生于五行而歸命于十干也。脾病者。日晡慧。日出甚。下晡靜。日晡也。慧。長夏之時。致慧。日出。乃木旺之時。故甚下晡。乃中西之

分應我金。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土德和厚。故欲緩。病則失其中。和之氣矣。故宜食甘以緩之。用苦瀉之。甘補之。脾病則土鬱矣。故用苦味。又瀉泄以

瀉各有所惡。隨其所不喜者。即為病。是以順其所欲。得者愈。五臟病。各有其所欲之味。為補也。

以脾經言之。凡病在脾者。以脾性屬土。其病從長。夏始也。至于秋。屬金。則金能克土。而木不能克土。故又當在于長夏。以土病當復于土月也。且食或溫熱。過于太飽。或濕地。濕衣。皆脾土所惡。俱宜禁之。此乃

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愈在庚。早日以金旺。則木衰。木衰不能克土也。庚辛不愈。加于甲乙。以木旺。則土必受尅也。甲乙不死。持于丙丁。以火旺。則土生也。然脾病必起于戊己。以

土病當復于土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日晡慧。以日晡則未土正。王土性剛也。日出甚。以日出則木王也。下晡靜。以金王。則木退也。然所以治之者。脾欲緩。惟甘者能緩。急食甘以緩之。惟甘能緩之。此甘之所以為補也。脾苦濕。惟苦性堅燥。此苦之所以為瀉也。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長夏。起于秋。禁寒飲。食寒衣。形寒飲冷。則傷肺。故皆禁之。肺病者。愈在壬

癸。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己。起於庚辛。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則以旦暮計之。肺病者。下晡慧。日

中甚。夜半靜。一日一夜五分之。而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肺主秋。收之令。病則反其。用酸補之。辛瀉之。

用酸收以補正。辛散以瀉邪。

以肺經言之。凡病在肺者。以肺經屬金。其病從秋始也。至冬屬水。則水能尅火。而火不能尅金。故肺病當愈于冬。但冬不愈。當甚于夏。以火能尅金也。若夏不死。當持于長夏。以土能生金也。其復之病起。又

當在于我。以金病當起于金候也。且肺惡寒。故衣食之寒者。皆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肺病者。愈在壬癸。日以水旺。則火衰。火衰不能尅金也。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以火旺。則

金必受尅也。丙丁不死。持于戊己。以土旺。則金旺也。然肺病必起于庚辛。金病當復于金日也。又至於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肺病者。下晡慧。以下晡正。屬庚辛金也。日中甚。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靜。以夜半

正屬壬癸水也。然所以治之者。肺欲收。惟酸為能收。急食酸以收之。唯其所欲。在此。此酸之所以為補也。所苦在散。此辛之所以為瀉也。

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炙衣。焯。煖。熱。食。溫。炙。衣。焯。煖。之。熱。食。也。溫。炙。衣。焯。煖。之。熱。衣。

溫炙衣。焯煖之熱衣。

也腎惡燥。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於戊己。戊己不死，持於庚辛。起於壬癸。在四藏曰加者，言所勝之氣加于我，而使病加。

之是客勝也。在腎藏曰甚于戊己，乃至其所不勝而甚。是主弱也。本經凡論五藏多不一，其辭蓋陰陽之道難之無窮。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四季辰戌丑未時也。腎病則甚。金玉則靜。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腎體沉石，德性堅凝，病則失其常矣。故宜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瀉之。用苦堅以補之，鹹泄以瀉之。

于藥石上論五藏之病而宜。

論以腎經言之，凡病在腎者，以腎經屬水，其病從冬始也。至春屬木，木則不能剋土，而土不能剋水，故腎病又當在于冬。以水病必在于水候也。且腎性惡燥，故凡焯炆之熱食，溫突之衣，宜勿犯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愈在甲巳日，以木王則土衰，土衰不能剋水也。甲乙不愈，甚于戊己，以土王則水必受剋也。戊己不死，持于庚辛，以金旺則生水也。然腎病必起于壬癸，以水病當復于水日也。又至于時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夜半慧，以夜半屬壬癸水也。四季甚，以四季屬土也。下晡靜，以下晡屬庚辛金也。然所以治之者，腎欲堅，惟苦為能堅。急食苦以堅之，惟其所欲在苦，此苦之所以為補也。所苦在庚辛，此鹹之所以為瀉也。

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邪氣者風寒暑濕外淫之邪也。以勝相加者，如肝病加至其所生而愈。

如肝病者，愈于夏，心病者，愈于至其所不勝而甚。謂值其剋賊之至於所生而持，得所生之母氣，自得戊己得所生之子氣而愈也。至其所不勝而甚，時而病亦甚也。

其位而起。氣自旺之時，故能復起而愈者也。必先定五藏之脈，乃可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言必先定五藏之經脈，如五藏之病脈，乃可言病之問甚死生之期。

論此總總上文之為病為愈為甚為持為起者，必當先定五藏之本脈而始知之也。肝病始於春，心病始於夏，脾病始於長夏，肺病始於秋，腎病始於冬者，皆由邪氣感于吾身，以勝相加也。如肝病由肺而傳心，病由腎而傳脾，病由肝而傳肺，病由心而傳腎，病由脾而傳之謂也。至其所生而愈，如肝病愈于夏，心病愈于長夏，脾病愈于秋，肺病愈于冬，腎病愈于春者，皆我之所生也。至其所不勝而甚，如肝病甚于秋，心病甚于冬，脾病甚于春，肺病甚于長夏，腎病甚于長夏者，皆我之所不勝而能剋我也。至其所生而持，如肝病持于冬，心病持于春，脾病持于夏，肺病持于長夏，腎病持于秋者，皆能生我也。自得其位而起，如肝病起于春，心病起于夏，脾病起于長夏，肺病起于秋，腎病起于冬者，皆得其所應之時而病復起也。夫五藏之病，由于相生相勝者，如此至于日時，可推矣。又當先定五藏之本脈，如春脈弦，夏脈鉤，長夏脈代，秋脈毛，冬脈石。

脈毛不脈石或有胃氣及無胃氣則彼之生我勉我我得而知故凡為愈者我所生持者生于我其病為
間而左生之期在甚者肘于我為起者得本位其病為甚而在死之期可得而言之矣若不定五臟之脈
則復于我之相生相
經胡從而知之故

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病者邪氣是也肝脈布脇脇故以腹故兩脇下痛引少腹靈樞經

虛則目眩疏無所見耳無所聞善忘如人將捕之虛者精氣奪也眩不明也肝藏血而開竅于目肝虛故

淡淡如人取其經厥陰與少陽經謂經脈也足少陽與厥陰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取血者

將捕之取血者謂取其經之多血者而去之蓋足

厥會于顛肝氣逆故頭痛少陽氣逆故耳不聰而頰腫也取血者謂取其經之多血者而去之蓋足

少陽與厥陰為表裡少陽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故府經氣相通宜從厥陰之多血者而取之

也試以肝經言之足厥陰之脈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又上貫膈布脇肋故兩脇下痛以下引

無所見耳無所聞蓋足厥陰之脈自脇肋循喉嚨上入顛額連目系足少陽之脈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

出走耳前至目銳骨後故虛則耳目無所見聞也惟其虛也故善于恐懼如人有將捕之意正以肝藏魂

魂不安故其病如此當取足厥陰之經穴中封▲足內踝骨前一寸筋裡宛宛中針四分留七呼又三壯

何穴以治病耶然足厥陰之脈自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于顛故頭必痛足少陽之脈支別者從耳中

出走耳前又支別者抵于頰加頰車又足厥陰之脈支別者從目系下頰裡故耳聾不聰而頰又腫也此

文之經穴耳▲按此下五節皆言用針不言用藥然各經經傳甚明惟智者明此經絡織此證候則凡察

用矣後仿此
心病者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膈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手少陰心脈起心中上挾咽出脇下循臑內下

內出肩解繞肩脾二經氣是故有是痛虛則胸膈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心火氣虛則水濁上乘故胸膈

氣不能交于陰故脇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心脈上循咽喉開竅于舌故取舌下血者蓋手足陰陽

其變病刺却中血者

設有變病而邪不在經絡者亦取其部中出血。絨府之經氣相通也。徐公退問曰：變病者又取于部中，此皆處變用權之法，故獨舉少陰一經而曰：舌下血曰變病，蓋欲其類推于諸經也。

以心病言之，手少陰心經之脈，其直者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手厥陰心包絡之脈，其支者循胸中，出脇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循臂行兩筋之間，又手太陽小腸經之脈，自臂臑上繞肩甲，穴有上故胸中必痛，臑支必滿，臑下亦痛，肩背有脾野皆痛，兩臂內皆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氣之虛則胸膈之中失，臑之下與腰相引而痛，蓋手厥陰之狀從胸中出，屬心包絡，下高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臑，手少陰之脈，自心系下兩腋小腸故曰胸曰臑曰腋，背主痛也。當取手少陰之經穴靈道，掌後一寸五分針三分灸三壯。手太陽之經穴陽谷，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

中針三分留三呼灸三壯。以心與小腸相為表裡也，定則瀉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耳其古本下并出其血者，正以手少陰之脈從心系上挾咽喉，所以出舌下之血也。曰出血乃治有餘之證耳。又古本下并出取手少陰之部曰陰却穴者，以出其血也。在掌後腋中去腕半寸，當小指之後，針三分灸七壯。

泉穴係任脈經領下結喉上四寸中針二分留七呼灸三壯。及有變病則又不止前證而已。又當取手少陰之部曰陰却穴者，以出其血也。在掌後腋中去腕半寸，當小指之後，針三分灸七壯。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痠，足不收，行善痠，脚下痛。脾主肌肉，主通會五臟元真之氣，脾氣傷故身重而肌肉

瘠，故足不收，氣傷故善痠而痛。用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此因脾氣虛而不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

血者。輸于足太陰脾，故取此三經以通經氣。脾氣虛而不及于氣也。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此因脾氣虛而不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

以脾病言之，脾象肉而主內，故身重善飢，肉戾無力也。足太陰脾經之脈起于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臑內。足陽明胃經之脈自下脾間，故失莖下膝臑中下循股外廉下足跗，八中指間

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又虛，則腹中滿，腸中鳴，泄而食不化，益足太陰之脈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足陽明之脈入缺盆下臑屬胃絡脾，其支者起胃口下循股裏，故其為病如此。靈樞口開篇曰：中氣不足，腸為之苦鳴。當取足太陽胃經之經穴五腧，足少陰之經穴復溜。足內踝上三寸足陽明

之經穴解谿。衝陽後一寸半，鍼五穴留三呼灸三壯。足少陰之經穴復溜。足內踝上三寸足陽明之三陰留七呼灸五壯。以出其血耳。夫曰出血則治前病有餘之證而已。虛則補之，又非可以出血治也。

肺病者喘，效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脾脘臑足皆痛。此言肺腎之經氣相通也。大肺主氣而發原于

陰之脈，其直者從腎上貫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病則氣逆，效喘也。肺會氣在肩背，氣虛則少氣不能

逆于上，則肩背痛而汗出，逆于下，則反陰，脾脘皆痛也。按三經之論各有不同，俱當看脈。虛則少氣不能

逆于上則肩背痛而汗出逆于下則反陰脾脘皆痛也按三經之論各有不同俱當看脈虛則少氣不能

肌雷作

虎骨力

報息耳聾嗝幹腎為生氣之原肺主周身之氣以司呼吸生氣衰于下不能報息于上耳腎氣衰則耳聾金水之氣不足則嗝乾也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

內血者太陰手足太陽肺經之本脈也故元子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者正謂肺內側內

也肺病言之肺藏氣而主喘息在變動為效故病則喘效逆氣肩近于背而背為胸中之府故肩背痛

屬腎絡膀胱今脾病則腎為之子亦必受邪故凡陰股脾肺行足皆痛此乃邪氣有餘之益也至于正氣

之虛則火氣不能報息耳聾嗝乾益手太陽之絡會于耳中故為耳聾腎脈從腎上貫肝而入肺中循氣

呼禁舌本今肺虛則腎藏不足以潤于嗝故嗝乾當取手太陽之經穴經渠寸口陷中針二分留三

血脈而後調其虛莫無論其病以平為期則皆于出血之後又當用瀉以調之必先去其

腎病者腹大脰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腎少陰脈起于足而上循臍挾臍膈腹裏上行而入肺病在經

陽之氣司表而下出于膀胱經氣逆則表氣虛故汗飛出而惡風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腎氣虛而不能上交于心故胸

謂之意體中者臣使之官代君行令喜樂出焉胸中之心氣不足故意不樂焉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

少陰與太陽為表裡掖府之經氣相通故蔽病而兼及于府經也以上論

病生于經脈內宜治之以針石者審察其藏府經脈之虛是而取之

以腎經言之足少陰之脈起于足心上循臍內出膈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

氣內微故履後即有汗也凡有汗之疾多惡風以腠理不密故汗出而表虛者必惡風也此皆邪氣有

餘之證耳至于正氣之虛則凡少陰之脈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今腎氣既虛胸中自痛其大腹小腹亦從

潤▲見前

▲足太陽之經穴崑崙▲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針三分留七呼

▲三壯

▲以出其血可也如三部九候篇所謂必先其血脈而後調之耳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

宜食甘以復之

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菴皆苦

宜食小豆大麥之酸以收養心氣

宜食五色者氣之華也

肝色青則其氣苦急故

心色赤宜食酸小

豆犬肉李韭皆酸

宜食小豆大麥之酸以收養心氣

宜食小豆大麥之酸以收養心氣

宜食小豆大麥之酸以收養心氣

按此各
經所食
與靈根
五味為
不同

令而若上逆故宜食羊黍
吉蘊之若以收降其肺氣
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養皆鹹
天脾土之所以灌漑四藏者主上于心肺
下洩于肝腎如脾若濕則不能上洩矣土

氣致旱則不能下洩矣經曰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滲泄為陰故宜食苦
者取其燥土氣以涌滲于上也宜食鹹者取其行上氣以滲泄于下也
腎色黑則其氣喜潤平能開腠理致
津液益從革作平能通母之化原也
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硬
此言發散涌洩之外而又有或收或緩
或堅或硬之性善用者隨其所利而行

之毒藥攻邪
啟元子曰藥謂金玉土石草木菓蟲魚鳥獸之類皆可以祛邪養正者也然攻邪却病
惟毒乃能故曰毒藥攻邪○再按本草云上藥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
人故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中藥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過病補虛
者本中經下藥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

五穀為養
謂黍稷稻麥菽以
供養五藏之氣
五果為助
謂桃李杏棗
補益五藏者
五畜為益
謂牛犬豕雞為
五菜為充
謂葵藿葱韭
充寔于藏府者

也按五藏政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
治病十去其九蓋毒愈所以攻邪殺肉果菜皆有五氣五味宜和合而食之無使偏勝以補益精氣和偏食佳
補精益氣
若之氣味則增火化如偏食鹹腐之物則增寒化經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夫之

由也故宜氣味
和合而食之
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奠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

也隨四時之宜散宜收或隨五藏之所苦所酸谷隨其所利而行之此篇論察五藏以知間甚死生之期
審貴賤以施鍼砭藥食之別
益九候之病自五藏之所生

此承首節論五藏肝苦急食甘以緩之等義而詳言之也東方甲乙木其色青肝屬木故色亦青肝
若急惟甘為能緩之故宜食甘凡稷米牛牛肉棗葵皆甘皆可食也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心屬火故色亦赤
心苦緩惟酸為能收之故宜食酸凡小豆犬肉辛並皆酸皆可食也西方庚辛金其色白肺亦屬金故色亦
亦白肺苦酸為能收之故宜食酸凡小豆犬肉辛並皆酸皆可食也中央戊己土其色黃脾亦屬土故色亦
土故色亦黃上文脾若滿急食苦以燥之故宜食苦若然腎為胃副脾與腎合當假鹹之柔與以利其開關
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氣方化故脾與各臟不同宜食味之鹹者乃調利機關之義也凡大豆豕肉粟

雀皆鹹皆可食也北方壬癸水其色黑腎亦屬水故其色亦黑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故宜食辛凡黃黍
雞肉桃葱皆辛皆可食也以辛主散酸主收甘主緩苦主堅鹹主奠故早復補正氣者必有取于良藥治
邪氣者必有取于毒藥此毒藥之所以攻邪也如金五土石草木蟲魚鳥獸之類皆有攻邪之藥五運
行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此皆所謂毒藥也又曰無毒治

行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此皆所謂毒藥也又曰無毒治

行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此皆所謂毒藥也又曰無毒治

行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此皆所謂毒藥也又曰無毒治

行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此皆所謂毒藥也又曰無毒治

行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此皆所謂毒藥也又曰無毒治

行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此皆所謂毒藥也又曰無毒治

行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此皆所謂毒藥也又曰無毒治

聲此與
靈樞九
針論同

此與靈
樞九針
論同

令平聲
按靈樞
九針論
謂之五
藏入詳
見五味
論中

五藏所惡金木水火土五藏之本氣也風寒熱燥濕五行之心惡熱
惡風肝主風木故惡風
脾惡濕脾為陰土故惡濕
腎惡燥腎為水藏故惡燥
是謂五惡三藏之本氣之勝肺惡腎之寒腎惡脾之燥此亦陰陽變換之道而肺腎

子母之氣五
為本末也

此言五藏之性有所惡也心本屬火火之性熱而受熱則病故惡熱肺本屬金金之性寒而受寒則病故惡寒肝屬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脾屬土土濕則傷肉故惡濕腎屬水其性潤而得燥則精涸故惡燥是為五藏之所惡也

五藏化液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五藏之心為汗
受水穀之津液注于外竅是化為五液
肺為涕出于肺竅之
肝為淚出于肝竅之
脾為涎出于脾竅之
腎為唾腎絡上貫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舌下廉泉五英上

是為五液又曰五液者腎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腎之液復入心而
此言五藏各有其液也飲食入胃其精微之氣有所化而為液者在心為汗故得熱則汗出心氣有餘也
也在肺為涕故鼻為肺之竅涕出于肺也在肝為淚故目為肝之竅者淚注于目也在脾為涎故唇口
主脾者涎生于脾也是為五藏之液也
骨類者唾生于齒也是為五藏之液也

五味所禁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
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
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
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
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
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

無多食鹹心主血潤下作鹹鹹走血者水氣上交
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
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
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
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

食之則火氣反勝矣此與并于心則喜并于腎則恐之義相同蓋心腎水火之
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
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
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

氣時相既濟故所走互更其餘三藏是本藏之味而走本藏所主之筋肉也
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
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
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

肌肉甘為土味脾病而
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
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

多食之則反傷其脾氣
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
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

食蓋少則補多則反傷其氣
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
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

此言五藏之病各有禁食之味也
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
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

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若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其少俞之所答者尤為詳

志宜參看之

五病所發水上文而言五藏之病各有所發**陰病發於骨**腎為陰藏**陽病發於血**心為陽中之太陽

而發于血○朱永年曰上節言鍼走血若走骨此節陰病發於肉**陰病發於肉**脾為陰中之至陰**陽病發於**曰陰病發于骨陽病發于血正見其陰陽體用之妙

發於冬肝為陰中之少陽逆冬氣則春生者**陰病發於夏**肺為北藏逆夏氣則奉收者

骨陽病發于血者即謂神論之所謂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冬氣則火陰不熾腎氣獨沉之義此因本氣自傷而為病也曰陽病發于冬陰病發于夏者因所生之母氣逆而為病也陰陽之道推變無窮若膠執于心腎發于骨血肝肺發是為五發

于冬夏又不可與論陰陽矣**是為五發**謂五藏皆有所發之

此言五藏之病各有所發也陰經之病發之在骨與肉以骨為足少陰肉為足太陰也陽經之病發之于血以血生于營氣營氣屬陰陰不勝陽故陽經有病而血隨以病為冬時陰氣盛故陽病發于冬以

陰病發于夏以陰不能敵陽也

五邪所亂言正氣為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瘵**瘵者閉也痛也邪入于陰閉而不行則留着而為瘵

陽盛則使人罵**邪入於陰則瘵**瘵者閉也痛也邪入于陰閉而不行則留着而為瘵

言不避親疎也**邪入於陰則瘵**瘵者閉也痛也邪入于陰閉而不行則留着而為瘵

哀論曰氣上不下頭痛顛疾益邪氣與**搏陰則為瘵**足之少陰上擊于古絡于橫骨終于會厭邪搏于陽

陽氣搏擊于上則為頭痛顛頂之疾**搏陰則為瘵**足之少陰上擊于古絡于橫骨終于會厭邪搏于陽

入之陰則靜陽分之邪而入之陰則陰出之陽則怒**陰出之陽則怒**陰分之邪而出之陽則病

謂邪氣亂**是謂五亂**謂邪氣亂

此言五藏之邪各有所亂也邪氣不入于陰而入于陽則陽邪有餘而為狂**五亂**謂邪氣亂

此與靈樞九針論同

此與靈樞九針論同

陽陰

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五亂**謂邪氣亂

故項顛自疾也靈樞九針論曰邪入于陰轉則為瘵**五亂**謂邪氣亂

轉則為瘵也陽脈之邪入之陰經則其病也靜陰脈之邪出之陽經則其病也怒是因氣亂而為病也遂以五亂名之

陰出之陽病善怒七字疑衍乃上節之文而誤重之也治者謂計其人命生死者謂此其人命生死而言也

五邪所見 天五邪之亂于陰陽者亂五藏陰陽之氣也正春得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春強夏鈞秋毛冬石五藏陰陽之正氣也名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天內為陰外為陽在內為陰在外為陽

肉絡脈為陽在內所傷之藏氣而外見于脈故名曰陰出之陽邪出于脈則血有餘程曰血有餘則起此正氣為邪氣所勝故為不治

五藏所藏 此言五藏之邪有所見之脈也春得秋脈金尅木也夏得冬脈水尅火也長夏得春脈木尅土也秋得夏脈火尅金也冬得長夏脈土尅水也是謂五邪皆同名曰死不治耳

五藏所藏 藏者藏也主心藏神神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于心藏○朱永年曰所殺之精而生此神肺藏魄魄並精而出謂之魄魄乃陰精肝藏魂魂隨神往來謂之魂肝脾藏意意所以任故曰兩精相搏

心之所謂謂之意心生血脈血所生肺為陰藏故主藏魄魄心之所謂謂之志神生于精是為五藏所藏

生脾故心之所謂之意藏于脾也腎藏志志生于心亦心腎交濟之意是為五藏所藏

靈樞九針論同但彼腎則曰藏精與志與難經同

五藏所藏 此言五藏各有所藏之神也按靈樞本神為黃帝曰何謂德氣生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岐伯曰生天

謂之魄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之所德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

之思因思而遠恭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神之所藏在心以神為陽心為牡藏故藏之魄之所藏在

肺以魄為陰肺為牝藏故藏之魄之所藏在肝以肝為陽肝為牡藏故藏之意之所藏在脾以脾在志為

所藏也
五藏所主 五藏在內而各合心主脈心主血故肺主皮肺主氣氣主皮肺主筋肝生于腎筋生于骨

脾主肉 脾氣通于五藏故所主在內腎主骨腎藏精髓而注于骨是為五主

此與靈樞九針論同

五藏所主 此言五藏之所主也按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故所主在心皮之所主在肺筋之所主在肝肉之所主在脾骨之所主在腎是謂五藏之所

也主

五勞所傷謂太過也上古久視傷血久視損神久卧傷氣久卧則氣不久坐傷肉久坐則氣不

久立傷骨久立則傷腰腎久行傷筋行走罷極是為五勞所傷是五勞而傷五藏所

此言五藏所勞各有所傷也久視者必勞心故傷血久卧者必勞脾故傷氣久坐者必勞肺故傷氣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也

五脈應象五藏之脈以應肝脈弦象木體之心脈鉤象火炎盛而脾脈代象四時之肺脈毛象金

秋令清虛故象腎脈石象石之是為五藏之脈天九候之道必先定五藏五脈審辨其五定五虛而

此言五藏之脈象也大義見玉機真藏論中

血氣形态篇第二十四

內有血氣多火形态苦樂等義故名篇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

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天數為陽血為陰府為陽藏為陰藏府陰陽雖相合而氣血之多火自有

陽有餘則陰不足陰有餘則陽不足此天地盈虛之按靈樞五音五味篇謂少陰常多血少氣厥陰常多

常數也惟陽明則氣血皆多蓋氣血皆生于陽明也氣少血九鍼篇謂太陰常多血少氣與此不同須知

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為正觀本節出血氣之多火正與此節照應豈得為說

此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火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夫人有手足陰陽十二經乃其常數

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少陰者手少陰心經足

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厥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其血多其氣少少陰者手少陰心經足

太陰脾經其血多其氣少此雖人之常數是

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足太陽與少陽為表裡。少陽與厥陰為表裡。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是為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為表裡。少

陽與心主為表裡。陽明與太陰為表裡。是為手之陰陽也。張夫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以合十二經。

後陰陽而持之。鈔合微之事。並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取虛實之要。知此乃足以計。如切陰。不得陰陽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惑。是故藏府陰陽相為表裡。此皆診候之要。不可不知。今知手足陰陽

所苦。凡治病必先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瀉。有餘補不足。張也。先其所苦。知邪病在手。足之何經。

無所苦矣。伺之所欲者。伺其欲散欲與。欲收欲蓋。必先定五藏之病。五藏已定。九經此節自足太陽與少

陰陽也。與靈樞九針論同。但彼候已補而後乃存針。有餘者邪氣盛也。不足者精氣奪也。有餘則瀉之。不足則補之。張陰為表裡。至是謂手

之陰陽也。與靈樞九針論同。但彼缺。今知手足陰陽所苦。至末數句。

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為之表裡也。表裡者內外也。足太陽者膀胱也。足少陽者腎也。膀胱之井榮

俞原經合始於足小指之外側腎之井榮俞經合始於足心。故皆稱曰足膀胱為府。故曰表腎為藏。故

曰裏。是足太陽與足少陰為表裡者如此。足少陽者膽也。足厥陰者肝也。膽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足之

第四指之端。肝之井榮俞經合始於足大指外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膽為府。故曰表肝為藏。故曰裏。是足

少陽與厥陰為表裡者如此。足陽明者胃也。足太陰者脾也。胃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足次指之端。脾之

井榮俞經合始於足大指內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胃之府。故曰表脾為藏。故曰裏。是足陽明與太陰為表

裏者如此。此乃所以為足之陽經陰經也。手太陽者小腸也。手少陰者心也。小腸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

手小指外側之端。心之井榮俞經合始於手小指內之端。故皆稱曰手小腸為府。故曰表心為藏。故曰裏。

是手太陽與少陰為表裡者如此。手少陽者三焦也。手厥陰者心包絡經也。三焦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

黃帝口授素問卷之六

十一

俞音輸 度音輝 柱音死 度音波 俞音燕 先三度 字音鋒 復四度 子如子 今平聲 等以上 一皮于 大格二 草分頭 柱下心 肝居左 脾居右

本經則曰屬而與為表裡者則曰絡 其相須有如此者宜乎其為表裡也

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

脊大椎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此論取五俞之法。五藏之俞皆在于背背者胸之府也。故先量

更以他草度此草去半已。便與中折之草拄為三隅。以一隅上齊脊之大椎兩隅。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下一

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之俞也。是謂五藏之俞。夾刺之度也。度度數也。俞輸同。五

吳鶴阜曰。此取五藏俞法。與甲乙經不合。蓋古人則為一法者也。

此言五藏有俞而有度之法也。背俞即下文五藏俞也。屬足太陽膀胱經。以其在背。故總名之曰背

俞。度量也。言欲知背中五藏之俞者。先度其兩乳之間。居中相半。指之正臍中也。其中豎起分為三隅

之象。另以他草量其去半之中。即對半指之。乃以兩頭對豎下之兩隅。所謂以兩隅相拄也。其兩隅當以

三寸為潤。則各俞正合去脊一寸五分之度。乃舉此草以度量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中之大椎穴。

又各百勞。係督脈經穴。居于頂骨之下。平肩取之。兩隅在下。當其下之兩隅者。即肺俞也。在三椎之

傍。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復下一度。將上隅拄第三椎間。即肺俞之中央。其下兩隅之穴。即心俞也。復下

一度。將上隅拄第五椎間。其下兩隅左角為肝俞穴。右角為脾俞穴。按兩隅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宜為

膈俞穴。乃第七椎旁。今云然者。誤也。復將上隅拄第七椎間。其下兩隅。乃腎俞穴也。按腎俞在第一

十四椎之旁。各開一寸五分。此宜為肝俞穴。今曰腎俞者。亦誤也。是為五藏之俞。破矣。五俞者。可以立法為準矣。

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夾刺。常人勞心勞力。形樂志苦。志形樂。志樂。貴人也。形苦志樂。形苦志苦。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困疲勞。汗出。不時動搖。如被風逐。得之宜引針。引陽氣。令脈繁

去則愈。蓋形樂則肌膚盛。肌膚盛則陽氣留於陰也。久陽不在表。則邪直傷于陰。志苦則傷神。神傷則血脈虛而邪氣易入。故病生于脈也。宜灸形樂志樂。病生于內。治之以針石。形樂志樂。則過于安逸。矣。過於安

以故留陷之陽。宜刺以去血脈之痺。形樂志樂。病生于內。治之以針石。形樂志樂。則過于安逸。矣。過於安

于肉宜治。以針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吳鶴阜曰。勞苦其形。則傷筋。志逸而樂。則血脈未嘗受

石引而通之。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吳鶴阜曰。勞苦其形。則傷筋。志逸而樂。則血脈未嘗受

形苦志苦。病生咽嗝。治之以甘藥。張百憂。感其心。為事勞。其形則陰。陽氣血皆傷。故病生咽嗝。明是宜甘藥。以調其

天者。陽氣地者。陰氣。此陰陽氣血皆傷。故病生咽嗝。明是宜甘藥。以調其

著者同
合于聲
為去聲
張兆璜
曰氣陽
味陰味
下氣升
氣本于
木病本
于根五
變論曰
木之蚤
花先生
葉者焉
春常發
風則花
落而色
黑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篇內首節有盡欲全形故名曰寶命者以火
節有慈命蓋非寶惜天命其形難以全也

使血之或出也厥陰常多血少氣故刺手足厥陰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之或出也
此觀之則太陽厥陰均當出血惡氣少陽太陰少陰均當出氣惡血唯陽明則氣血皆出也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王水曰天以德流地以氣化德氣相合而人生焉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之謂也則假以溫涼君王取庶盡欲全形王水曰貴賤雖殊然其寶命一矣形之疾病莫

寒暑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也王水曰貴賤雖殊然其寶命一矣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着於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為之奈何王水曰虛邪之中人微先見于色不

留而不去淫行日深邪氣集虛故王水曰虛邪之中人微先見于色不着于骨髓帝於不度故請行其針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數者其葉

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此言臟腑經絡皆由胃氣之所

資生如胃氣已敗雖毒藥無所用其功針石無所施其力欲寶命全形者當先養其胃氣焉夫滋之味鹹者性本潤下如置之器中其氣上充令津泄澤于器之上如強欲絕者其音必先嘶敗如木氣數散其葉蚤發

生此三者以興有諸內而形諸外以比噦之府壞而後發于音聲夫噦有三因如因肺氣逆而欲復出于胃者搖皮付如湯主之此噦之逆證也如噦而腹滿當視其前後如何部不利利之而愈者此噦之寔證也如

有此三者之比而其聲噦者噦之敗證也此因病深而胃府已敗雖毒藥無所治其內短針無可取其外此皆皮毛焦絕肌肉損傷而氣血爭為腐敗矣黑者腐之色也○朱永年曰金匱要略云六府氣絕于外者手足

足寒上氣脚腫五臟氣絕于內者利不禁手足不仁此噦之壞證也所謂壞府者言病深而五臟六府血氣皮肉俱已敗壞

此帝欲用針以除其病而伯至有難治者告之也帝以天地之間唯人為貴而使君王取庶盡欲全形故欲用針以除其病思至深矣伯言天下之病有因循日久而至于不可治者雖針亦不能成功也

試觀髓在器中其味甚鹹而味鹹者潤故器外之津液焉又觀琴瑟之弦幾于絕者其音嘶敗而無足聽焉又觀木之已斃者當秋冬之間其葉飄發而墮落焉凡此皆物類之日久傷潰使然也况于人乎是以

病深者其聲噦按靈樞經口問篇以噦出于胃正以胃為五臟六府之大原胃既受病噦斯發焉今人病至于噦而有類于三者之勢是謂大府壞矣當是時也毒藥不能施其力短針無以用其功其皮粗絕其

內內傷血與氣爭而血色變黑雖欲指針以全取庶之形烏可得哉▲按王註以鹽味津泄者為喻陰囊經絡絕者為喻肺傷木斃者為指肝病皆自人生言之非也此三者指詩經之所謂興也上三句與下一

句也惟揚上善之註
獨合經義余深取之

帝曰余念其痛心為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為殘賊為之奈何史代更易時月也殘賊

也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德氣同歸故謂之入也靈樞經曰天賦之氣者

地之在我者氣德流氣薄而生者入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地恒畜養之故為父母四時調神論曰

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浮沉于生長之門知萬物者謂之天子吳崑曰知萬物則能分天有

陰陽人有十二節邪各篇曰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

大節也蓋天有陰陽寒暑以成歲人有十二節以合天有寒暑人有虛實寒暑者天之陰陽消長也

手足之三陰三陽十二經脈以應天之十二月也虛實者人之陰陽消長也能經

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言能經理天地陰陽之造化者不失四時

陽惟聖智者能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存心也入

之又何欺之有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者言五行之有勝制勝則賊害制則生化萬物盡然不可勝竭也獨出獨入者

也五勝五行之勝魁也更立者言五行之有勝制勝則賊害制則生化萬物盡然不可勝竭也獨出獨入者

言能究心于八動五勝明達于虛實之數而出入和瀉之有獨見也吐臥聲口張而不合氣之虛也呻吟之

而虛寔之秋毫皆在吾目矣此帝念氏病不除則民怨必深而伯言能達天人之理者斯可以與其能也更代者病離人身更代而

去也伯言人合天地以生則天之理吾之理一也故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愛之育之如親之

視子也知萬物之理者謂之天子天子者正天之所子也何也天有陰陽陰陽有寒暑人有十二經脈之

節十二節有虛寔吾于天而經理其天地陰陽之化不失乎四時以應之吾于人而知其十二節之理有

五行有
勝魁有

去聲
夫音扶

黃帝曰經義合卷之三

制化舉
四者之
勝上
亦有勝
起矣
舉一者
之制化
可類推
下四旁
矣
針經曰
余子萬
氏養百
性而收
其根統
舍及其
不給而
為有病
欲以微
針通其
經脈

吟歌問其方。人東天地陰陽之氣而生此形是以與天地合氣而成九候也別為九野者以身形之應九野也分為四時者左足應立春左勝應春分左手應立夏肩喉頭首應夏至右手應立秋右勝應秋分右足應立冬腹尻下竅應冬至也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言氣候之有盈虛人與天地萬物之氣此皆然而不可勝量也虛實味吟者以去吟之至微而知其虛實也欲法天則地而為針刺之法故問其方此

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遠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伯言鍼石之

鐵備九候而後乃存針數五藏五行之氣有相勝更立不可不知如木得金則伐火得水則滅金得火則缺

水得土則絕此所勝之氣而為賊害也如土得木而遠此得所勝之氣而為制化也萬物之理皆然而不可

竭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共餘食莫之知也。共供同黔首黎民也懸布天下者先立針經以示人而

道莫之一曰治神。神在秋毫屬意病者神屬勿去知病存亡二曰知養身。以養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

知也。沉而調之于其身工三曰知毒藥為真。毒藥所以攻邪者也如知之不具用之不常則反傷其正氣

候致之勿能傷也。候致之勿能傷也三曰知毒藥為真。毒藥所以攻邪者也如知之不具用之不常則反傷其正氣

制砭石小大。砭石經曰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蓋治外者制小其針治內者制其大也五曰知府藏血

氣之診。府為陽藏為陰氣為陽血為陰人生有形不離陰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五法俱立各有所先

末世之制也虛者寔之滿者泄之此皆眾工所共知也。此止如鴻有餘補不足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

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法天則地者必俟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隨氣應而用其

應聲如影隨形得心應手取效若神而離合出入自有獨見不與眾聞。徐公返曰來者為陽往者為陰鬼

神者陰陽之氣也言道在統一而若無鬼神矣朱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以二氣言則鬼者陰

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冥一物而已。

此言欲用針者有五法而其法為甚神也伯言用針之法有五其妙法乎五行正以五行者木伐于金

法亦有五者懸布于天下之廣特黔首日用飲食飽則棄餘莫能如此妙早五者惟何一曰治神蓋人有

二曰知養身蓋人有是身不可不善養之吾當平日預養已身使吾身却疾然後可因已以治人也

陽應象大論曰以我知復用之不殆

三曰知毒藥為真蓋毒藥攻疾氣味具宜吾當平日皆真知之然

卷三

十九

後可用之不謂也。四曰制砭石小大蓋砭石為針可以治疾吾當平日預制此針小大得宜度不至于臨時之用也。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蓋人之府藏有虛有實其血氣有多有少如前篇之謂吾當平日預知診法凡虛補實瀉出血出氣惡血惡氣之義無不知之度不至于冥行也是五法既立各有所先即本文謂治神先于養身之謂則用針之方正有合于五行之妙矣。今末世補虛瀉實雖眾所共知而法則天地隨應而動如響隨身如影隨形無鬼神如有所鬼神獨往獨來。此乃用針之法可謂至神矣非眾人所能知也。下節乃詳言之。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道者真一先安神者陰陽不測之謂言刺之五藏已定。凡

之道畢于終始明知與九候已備後乃存鍼。道者真一先安神者陰陽不測之謂言刺之五藏已定。凡始五藏為地陰陽定矣。九候已備後乃存鍼。道者真一先安神者陰陽不測之謂言刺之五藏已定。凡

形先。九針為曰皮肉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取五臟者死取三臟者恆故

以形先蓋言上可玩往來乃施於人。言知機之道而後乃施于人。九針篇曰祖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

守神祖守形也。可玩往來乃施於人。言知機之道而後乃施于人。九針篇曰祖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

可掛以髮不知機道叩之。人有虛寔五虛弗近五實弗遠。五虛者五臟之精氣奪也。五寔者五臟之邪氣

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已傷針不可以治之。故曰五寔弗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睫。刺之微在遲速知其可取有

若務鍼耀而勻。動用針也。務專一也。靜意視義觀適之變。適至也。靜已之意。視針是謂冥冥莫知其形

異者視之無形也。言形氣榮。見其為為。見其稜稜。從見其飛。不知其誰。張介賓曰此形容用針之象有

也。稜稜言氣盛如稜之繁也。從見其飛言氣盛之或往。伏如橫弩。起如發機。王水曰血氣之木應針則伏

或來如鳥之飛也。然此皆無中之有。莫知其誰為之也。伏如橫弩。起如發機。王水曰血氣之木應針則伏

之迅速。此言用針者當拍於曲盡其妙法也。伯言凡刺家真要之法必先治已之神氣。上曰治神者平日之功

而此曰治神者。與針之法。蓋惟神氣既肅而後可以專心用針也。病人五藏吾乃定之。或虛或寔無不

明也。病人之脈。吾能診之。九候所在。無不周也。夫然後存心于針。而用之。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方其始

馬眾脈不見。眾山弗聞之時。必察形氣相得之易。治形氣相失之難。治一切不可以吾形之盛衰寒濕而料病人

之形氣往來於針下者。何如乃可以施針于人。也。然猶未敢輕用其針也。刺虛者必待其是。刺寔者必待

其虛此乃未復去針之法。今則亦預玩之。人有五虛五藏皆當至于既寔而後可以去針。但五虛勿可以近速。想是邪之尚留。五寔勿可以遠速。恐正虛之難復。至其已虛已寔。可以發針之際。則所問特止瞬息耳。按玉機真藏論亦有五虛五寔。但此就針石而言。此法必昏。然玩于心。夫然後可以施針也。及將施針之時。手動用針。若專于事。持而不敢。二目視其針。自有上中下等。而極其分。斯時也。入針淺深。各隨經絡。矣。靈樞經水論岐伯曰。刺足陽明深六分。留十呼。太陽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當入針之時。此法正宜施矣。但鐵正。在穴。吾必靜其志。意。瞻視針下之妙。點。觀。適。然。之。變。是。謂。至。冥。至。冥。至。冥。無。形。可。測。八正神明論曰。觀其冥者。言知血氣之營衛。不形于外。而二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盛。衰。四之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明而不形于外。故曰。觀于冥。冥。馬。及。其。氣。之。至。也。如。鳥。之。集。其。氣。之。盛。也。如。覆。之。盛。但見其氣有往來。如鳥之飛。並不知誰為之主。而然也。若刺虛者。而未寔。刺寔者。而未虛。則針猶在穴。伏如橫弩。不敢輕發。及刺虛者。而已寔。刺寔者。而已虛。則針方去穴。起如發機。不敢復留。用針始終妙法。如此。故曰。道無鬼神。獨來獨往。若有鬼神也。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寔。

復問治虛寔之法

岐伯曰。刺虛者。須寔。刺寔者。須虛。

言刺虛者須俟其氣至而寔。刺寔者須俟其氣泄而虛。

虛經氣已至。慎守弗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眾物。

按針解論云。刺寔須其虛者。留針陰氣泄。至乃

去鍼也。刺虛須其寔者。陽氣陰至。鍼下熱。乃去針也。經氣已至。慎守弗失者。勿變更也。淺深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遠近如一者。淺深俱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眾物者。靜志。左右視也。

此言刺虛刺寔以虛與寔為候而餘法皆當慎守也。凡刺病人之虛者。必待其寔。即鍼解論之所謂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凡刺病人之寔者。必待其虛。即鍼解論之所謂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針也。是

以待其各經之氣已至。或虛或寔。然後去針。此乃指守其法。而勿失。即鍼解論之所謂勿變更也。不惟是也。病之或淺或深。在吾志以運之。即鍼解論之所謂知病之內外也。氣來或遠或近。正與病之深淺。而或一。即鍼解論之所謂淺深其候等也。用鍼之際。始終慎守。如臨深淵。心不敢墜。如握虎。然手不敢肆。自始時。治神以運於今。其神專一。凝靜。無敢營營于眾物。即鍼解論之所謂靜志以觀病人。無左右視也。斯則

用鍼之法。無有不全。始可乘其已虛。已寔。而出鍼矣。呼觀伯之所言。其丁寧之意。切矣。惜乎。萬世而下。能知此者。誰與。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內有八正虛邪之當避鍼法神明之當
知此篇大義出自靈樞官能為故名篇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服事也法方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謂合天之

寒溫月之盛虛謂日月者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謂日月者

謂四時之氣八方之風也定安靜也氣定乃刺之者謹候其氣之安靜而刺之也謂日月者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

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謂日月者或亦應之故血和潤而易瀉衛氣浮而

易行天寒日陰則除氣或故人血凝謂日月者泣而衛氣沉則難行沉則不應矣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

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謂日月者精氣至也月乃陰水之精故潮汐之消長應月之

應于謂日月者是以天寒無刺謂日月者血泣而天溫無凝謂日月者無凝滯而易行月生無瀉謂日月者恐伐其月滿無補謂日月者恐重

空無治謂日月者正氣虛而邪是謂得時而調之謂日月者謂其血氣也因天之序感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謂日月者

氣之和月之或滿候日遵時定氣謂日月者故曰月生而瀉是謂藏虛謂日月者藏陰也內也謂虛其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

有留血命曰重實謂日月者月滿則血氣充溢于形身之外若謂日月者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沉以留

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謂日月者用鍼之要在乎知調陰陽月郭空則陰陽榮衛謂日月者皆虛正不勝邪則邪留不去而正氣反錯亂矣

此言用鍼者必法天地天光之妙也天光者日月星辰也術言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

氣而氣定乃刺之八正者八正之節氣也公四立二至二分曰八正謂日月者是故天溫日明天之陽氣或矣

覆凝結也天寒日陰天之陰氣或矣而吾人之血凝泣衛氣沉所以天寒無刺也刺者補瀉皆不可也月

始生者下二弦之時吾人之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所以月生無瀉也苟日月生而瀉是謂藏氣益虛

卒如字
去聲注
音空
平聲重
平聲別
去聲

月滿而補則血氣揚溢絡有留血是謂藏氣充實也靈樞藏露論云月滿則海水西或人血既精肌

肉充皮膚皴毛髮堅腠理理細烟垢着兩注之前月郭正空吾人之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所

以月郭空無治其病也。五月郭空而治是謂亂。或云郭空則海水東。或人氣血虛其術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燥。腰理開。毛髮脫。體理薄。煙垢薄。故陰陽諸經。至于相錯。真邪二氣。無所分別。反致沉以留止。而外虛內亂。淫邪乃起矣。由此觀之。則用鍼以天溫日明為主。而欲行瀉法。宜于朔望月滿之時。欲行補法。宜于兩強初生之際。若天寒日陰。月郭正空。皆不可用鍼也。後之妄行鍼法者。禍人

多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

伯高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周天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

八星。房昂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昂至心為陰。蓋日月經天。有南陸北陸之。行有朔望虛盈之度。故星辰者。所以紀日月之行。而人之榮衛。亦有陰陽虛實之應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風

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八正者。八方之正位也。八方之氣。以時而至。謂之八風。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寔風。主生長養萬物。如月建在于風。從北方來。秋氣之正也。月建在酉。風從西方來。秋氣之正也。月建在卯。風從東方來。春氣

之正也。月建在午。風從南方來。夏氣之正也。月建在酉。風從西方來。秋氣之正也。如春風從東方來。春氣也。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衝後來者。從衝犯之方而來。如太一居于風。從南方來。大反衝水也。太一居卯。風從西方來。金來犯木也。故以八方之位。以候八風之正氣。候八節之虛邪。四時者。

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四時之氣所在。如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又如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月。人氣在脾。五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膈。九月十月。人氣在胃。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腎。此皆氣之所在。以時而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

氣在脾。五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膈。九月十月。人氣在胃。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腎。此皆氣之所在。以時而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

害者。謹候而避之。故聖人曰。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而邪勿能傷也。○朱永年曰。日避者。候太一徙居中宮之日而避之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而氣至

骨。八則傷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骨而入傷五藏。上工調其九候。而救之。始勿能傷。害其性命。故曰

天忌不可不知也。天忌者。謂太乙徙居中宮之日。乃天道所當避忌之日。太一北極也。斗杓所指之辰。謂之月建。即氣令所主之方。如冬至四十六日。月建在北。太一居葉之宮。葉坎宮也。立春

四十六日。居天宮。天宮艮宮也。春分四十六日。居倉門。倉門震宮也。立夏四十五日。居陰洛。陰洛巽宮也。夏至四十六日。居天宮。天宮離宮也。立秋四十六日。居玄委。玄委坤宮也。秋分四十六日。居倉果。倉果兌宮也。立冬四十五日。居新洛。新洛乾宮也。明日復居葉之宮。曰冬至矣。此太一一歲所居之宮也。又太一日遊

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移日者。始移宮之第一日也。如太乙徙立于中宮。乃朝八風。以

占吉凶。其日大禁者也。徙入中宮日者。乃九日中之第五日也。其日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

占吉凶。其日大禁者也。徙入中宮日者。乃九日中之第五日也。其日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

舍于心外在于脈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氣主為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在于皮膚其氣主為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脈脈地則滿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肘外在于骨與肩背之有筋其氣主為寒也風從東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細其氣主為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為淋露寒熱犯其雨濕之地則為痲故曰左慧太一所在之日是為天忌言太一所在之日大宜避忌此天時之不可不知也又身形之應九野左大慧立春其日戊寅巳丑左鶻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之不可不知也又身形之應九野左大慧立春其日戊寅巳丑左鶻應春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履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于六府攝下三載應申州其大禁文禁太一所在日及諸戊己是謂天忌宜避靈樞官能篇云用鍼之時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避奇邪而避賊刺此醫者之不可不知也

故曰必知天忌

此論天忌之當知也按靈樞經行篇岐伯曰歲有十二月月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四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陰主夜故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按上古天真論曰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又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寔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復來為虛風主傷人者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若避矢石然又曰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剛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從東方來名曰大剛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剛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從西南方來名曰折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從東方來名曰大剛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剛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來名曰弱風又按靈樞經刺節真邪篇云虛邪之中人也此可見虛邪本指風而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夏非故曰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春秋夏人氣同之故曰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夏之氣當以時而調之也此八正虛邪當避之而勿犯苟以吾身之虛而遇天之虛邪賊風是謂兩虛相感其邪氣至骨入則內傷五藏惟工候預知而勿犯縱犯之而即救殆希至于傷耳凡若此者乃天道之所當忌名曰天忌此天忌之不可不知也按九宮八風篇云八風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兩實一虛則為淋露寒熱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

鍼經靈樞經也靈樞首篇黃帝問曰余于萬民養百

性而欲其粗稅余哀其不給而病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先立鍼經頭聞其情故曰法往古者先取法乎鍼經也驗于來今者服驗于本經之論也是以三部九候諸篇皆補論鍼經未盡之旨再按官鍼篇曰所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或衰虛實之所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起不可以為工哉本經補論歲運八篇立數萬餘言亦詳悉靈樞之所未盡者

溫月之虛感以候氣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驗于來今者言鍼經之所未發明也蓋人生于地

三部九候而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以天之日月虛盈地之經水動靜以候氣之浮沉血之凝滯所謂法天則地調之于身故曰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矣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

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感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

故曰觀於冥冥焉言上工取法天地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盈四時氣之浮沉與人之形氣榮衛參伍相合而調之是難形氣榮衛之不形于外而工已獨知之故曰觀于冥冥焉通於

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承上文而言通于天地陰陽無窮之道者可得于萬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

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髮也此復言觀于冥冥者不形見于外視之無形嘗之無味譬

日月四時之氣調之于身故常先按靈樞官能篇云乃言鍼意法于往古驗于來今觀于窮冥見之是上工粗工之所以有異也通于無窮粗工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如其形若神髮也

此亦應解鍼經之辭也鍼經者即靈樞經也▲第一篇九鍼十二原中有先立鍼經一語從世皇甫士安易靈樞為鍼經之名故王永祥素問宋成無已釋傷寒論宗之及各醫籍皆無伯言欲法往古者

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月寒溫虛感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于身知之則立有驗也其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月四時參伍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于外故

云然斯乃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如神運擊擊是以可傳後世大異于人矣

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所謂虛邪者乃八方虛邪所謂虛氣其入于身者深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達虛風其中人

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所謂正邪者八方之正氣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背風又非虛風也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也亦起于毫毛於于

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也亦起于毫毛於于

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也亦起于毫毛於于

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也亦起于毫毛於于

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也亦起于毫毛於于

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也亦起于毫毛於于

官能篇云和氣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其復若有若無若亡若在有形無形莫如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此節又與本經和氣篇病形篇同

此亦解鍼經之義也其曰虛邪者八正之虛邪賦與從其後來者為虛邪也正邪者凡人身形用力汗出腠理開達此虛風中人也微其精莫知其形難見惟上工救之甚早下工救其已敗也

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
此言正邪之中人微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故能知其所在即于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言守其真氣而邪自去矣○宋永年曰上工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故能見其邪形下工不知所診則亦莫見其真氣矣

守其門戶明于調氣補瀉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

此亦解鍼經之辭也夫曰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也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其邪形預為之治也

帝曰余聞補瀉未得其章
補正瀉邪各有其法岐伯曰瀉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瀉必用方其氣而行焉

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瀉必用方其氣而行焉
天也乎地員者天之象也氣生于地地方者地之象也蓋以天地陰陽四時之氣合人形之虛實而為補瀉之法故曰員與方非鍼也氣方盛月方滿日方溫則人之真氣充而邪易瀉也身方定陰陽不相錯也息方吸而內鍼吸天地之氣以助其氣也故瀉必用方其氣盛而行焉

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
必中榮者刺血脈也排推也候其吸而推運其鍼也蓋瀉者候其呼出而徐引鍼以瀉之補者候其吸入而推內以補之也

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
方員之道非用鍼之也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

瘦則知用鍼之淺深知血氣之盛衰則知方員之補瀉血氣者五藏
瘦則知用鍼之淺深知血氣之盛衰則知方員之補瀉血氣者五藏內納同中去聲也按靈樞官能篇云之神氣也能知形之肥瘦氣之盛衰則鍼不妄用而神得其養矣

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逆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振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體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其辭雖不同大義則兩相通

但靈樞之圖當為方當為圓具
此亦解鍼經之義也伯言鍼經有瀉必用方補必用圓之語然以意論之正以當瀉之時以氣方盛月方滿日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針惟其語中

方滿日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針惟其語中

方滿日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針惟其語中

方滿日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針惟其語中

方滿日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針惟其語中

內針納

九鍼論
厥所之
陰陽此
以人合
天地

有此方字故曰瀉必用方。▲離合真邪論云：吸則納氣，無令氣性靜以久留，無令邪有吸則轉鍼，以得氣為故。候呼引鍼，氣盡乃去。大氣昏出，故命曰瀉。正與此法相同。▼其曰：補必用員，員者正以物之圓者。可行可移，其刺必中其營，復以吸而排鍼，故名曰補。必用員，▲離合真邪論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扞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納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已至，適而自覺，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問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被此更詳刺圖之為義，可推。▼故員之與方，非言鍼也，乃言意也。且思人有是形，必有是神，醫工能養神者，必知病人形之肥瘦，營衛氣血之或衰而治之，正以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慎養也。

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

形，何謂神，願卒聞之。形謂身形，神謂神氣。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

不知其情，故曰形。所謂形者，觀其形色，而知病之所在。○邪氣篇曰：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正邪之中

其情，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不明，心不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

昭然，獨明，若風吹雲，和曰神。所謂神者，謂氣至之若神也。耳不聞者，母聞人聲以收其精也。目明者，觀于

可以言語形容也。俱視獨見者，眾人之所共視而我獨知之也。適至也，言氣至若昏。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

而我昭然獨明也。氣至而有放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明若見，蒼天利之道畢矣。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

之論不必存也。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矣。此言法往古者已先知其鍼經於今者知

三部九候之遺，今論三部九候之本原。則九鍼之論不必存于今而再問矣。

此伯狀形與神之義而告之也。帝欲知形之為義，伯言形乎哉。此形也。目若冥冥不能見物，問病人之

所患者何病，索病之所在者何經，似乎亦更欲在其前矣。然終不能如君子之引而不發，雖知也。故按

之而此工者不得其真，則之而此工者不知其情，此則滯于形迹之極而非可以言上達之妙。故曰：形

之為義，其下工者又帝欲知神之為義，伯言神乎哉。此神也。耳無所聞，病人未及言病情也。彼則目已明

心已開，而志已先病人，而知矣。然獨悟其始有不可以言狀者，人所俱視，而彼則有獨見，適若昏然而

彼則能獨明，心能去病如風吹雲。靈樞九鍼十二原云：利之道，氣至而有放效，若風吹雲，明乎若見蒼天

蓋自鍼法而言，此則自上工之心而言。此則問于神明之道，而有莫知之妙。故曰：神神之為義，其上工

乎。靈樞第一三篇云：粗守形，上守神。正以三部九候之論為之本原，而九鍼之論，沙于形迹，持魚虎

之荃蹄也。高足存。不然而何以若是之神耶。三
部九候論見本經二十九鍼論見靈樞第七十八

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

註內言經脈合于宿度經水及
末有真氣邪氣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註**此承上章而言九鍼之道。備
其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瀉於榮輸。余知之矣。**註**常事鍼經之大畧。此
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註**若此而余已知之。此
論正氣之虛實。未詳言邪氣之入經。○宋永年曰。邪氣
入于血脈之中。真氣與邪氣有雜。有合。故以此名篇。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于天地。天有宿度。

地有經水。人有經脈。**註**經度云。考論身形之有三百六十五度也。宿謂二十八宿度。謂周天之度數。經水謂
天之二十八宿。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地之十二經水。漳以南為陽。海以北為陰。宿度經水之相應也。上
言論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以應人之榮衛氣血。此復論地之經水。以應人之經脈。斯天地合氣而為三
部。九候焉。○徐公道曰。身形之應天地陰陽也。身半以
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左為陽。右為陰。背為陽。腹為陰。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

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龍起。**註**此言人之經脈應地之經水。經水之動靜。隨天氣之寒
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龍
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註**此言邪入于經。寒則血如經水之凝泣。暑則氣如經水之沸溢。而淖澤虛風虛邪
得風。其至于所在之處。亦波涌而龍起。隨循次序。循
言邪在于經。雖有時龍起。而次序循行。無有常處。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註**此以
之脈而候邪之起伏也。夫邪之入于脈也。如經水之得風。亦時龍起。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為度。**註**此
故有時而脈大。有時而脈小。大則邪至。而龍起。小則邪平。而不起也。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為度。**註**此
以寸口之脈。而候其邪之在陰在陽也。蓋邪在于經。次序循行。無有常處。或在於陰。或在於陽。寸口者。左右
之兩脈。口概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而兩寸平。然止可分其有

之兩脈。口概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而兩寸平。然止可分其有

之兩脈。口概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而兩寸平。然止可分其有

之兩脈。口概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而兩寸平。然止可分其有

之兩脈。口概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而兩寸平。然止可分其有

之兩脈。口概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而兩寸平。然止可分其有

之兩脈。口概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而兩寸平。然止可分其有

之兩脈。口概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而兩寸平。然止可分其有

之兩脈。口概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而兩寸平。然止可分其有

之兩脈。口概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而兩寸平。然止可分其有

之兩脈。口概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而兩寸平。然止可分其有

陰與陽而不可為度數蓋言以寸口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過其路即從其相之在陰在陽而分其陰陽以九候而分其度數也
然違之矣早過其路者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焉○朱永年曰神氣為陰形氣為陽知在陽分即從陽之
諸經而察之三部之中有獨大獨或者病之所在矣知在陰分即從諸陰經而察之三部之中有獨大獨或
者病之所在矣即從所在之處迎而取之則過其行路矣吸則內鍼無令氣忤此以下論判邪之法以息方靜以久留無令邪布解
篇曰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故當靜吸則轉鍼以得氣為故蓋吸則氣入易于得氣故
以久留以候氣至真陰之氣至則陽邪無能傳布矣從候方吸而轉鍼以候其
其得氣故也候呼引鍼呼蓋乃蓋大氣皆出故命曰瀉呼則氣出故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針候呼盡乃去其針
氣之首為百病之長故曰大氣

經水 此言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三才相應而邪入人負當有以瀉之也宿二十八宿也度三百六
十五度也經水者地之十二經水也經脈者人之十二經脈也按靈樞經水篇云足太陽外合於清

水內屬於膀胱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足陽明外合於海水內屬於胃足太陰外合於湖水內屬
于脾足少陽外合於汝水內屬於腎足厥陰外合於渥水內屬於肝手太陽外合於淮水內屬于小腸手

少陽外合于漯水內屬于三焦手陽明外合于江水內屬于大腸手太陰外合于河水內屬于肺手少陰
外合于濟水內屬於心手心主外合于漳水內屬于心包

而經水或靜或動或湧或起者如此則是邪者天地之邪也入于人身安得不然寒則血凝溢暑則氣淖
澤邪因而入何異經水之得風也各經動脈其至也亦時靡起邪行脈中殆猶猶沸以有次序之意不

必作懶懶然其應于脈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邪平其行無常處或在陽經或在陰經不可為度
醫工當察以三部九候之法卒然與逢早絕其路可也所謂其路者推瀉瀉法耳故凡瀉者必先使病人

口呼其氣而吾方納鍼無令針與氣逆蓋瀉以迎之迎之者方其氣來未感乃逆鍼以奪其氣正謂令
氣忤也鍼既入矣當靜以久針無易以出鍼而迎之邪氣復布于病經也又令病人吸氣而吾復轉鍼必候

真氣既得為復其舊由是復令病人再呼而吾引出其鍼呼盡乃去其鍼則大邪之氣皆出矣故命曰瀉
按熱論有云大氣皆去亦是邪之氣也調經論曰瀉實者氣感乃內鍼鍼與氣俱內以閉其門如利

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按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瀉必切
而出天氣乃居○又按九鍼十二原曰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

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先以手捫循其處欲令血氣循行也蓋邪之切而散之欲其氣之行散也推而按之再欲鍼道之流利也

彈而怒之以指彈其穴欲其意有所注則氣抓而下必隨之故絡脈填滿如怒起也

之用法如前然後以左手爪甲通而取之下鍼之後必令外引其門以閉其神門者氣至之門也外

也以閉其神者閉其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呼盡則氣出氣出內鍼逆而濟之也故虛者可實

隨其氣去而逆之逆其陷如待所責不知日暮如待所責者不敢厭忽其氣以至適而自護以已同通調

至慎守勿失此之謂也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闕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候吸引

充于內推闕其門則氣固于外神存氣固故謂之補闕其門則氣固于外神存氣固

此言補虛之法也言未用鍼之時必先捫而循之謂以指捫循其穴使氣之舒緩也切而散之謂以指

切擊按其穴使氣之布散也推而按之謂其指推其穴即排感其皮也彈而起之謂以指摩摩彈之使

病者覺有起意使之脈氣填滿也拈而下之謂以左手之爪甲指其正穴而右手方下針也斯時也鍼始

入矣必通而取之謂如用下文全法以取其氣也候氣已至外引其針以至子門門者穴門也即推闕以

閉其神氣此乃始終用針之法而其間尤有節要不可下知也方其爪而下之時使病人呼以出氣而

吾納其鍼必靜以久留候正氣已至為復其舊無慢心如待所責無躁心不知日暮真氣已至又必調適

而護守之實命全形篇曰經氣已至慎守勿失鍼解論亦云然解之曰勿變更也又候病人吸入其

氣而吾方引鍼正氣不得與鍼皆出正氣在內而鍼在外各在其處遂推闕穴門令神氣內存正氣之大

者未為留止故命曰補調經論云補虛奈何岐伯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吸鍼氣出鍼入鍼空四

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熱不得還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保存動氣候時近氣不失

是謂逆之逆氣乃來是謂逆之

帝曰候氣奈何謂候邪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合於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浦波之起也時來

時去故不常在邪氣田淺而滲故自絡而後入于經脈寒溫欲相得者真邪未合也故邪氣波靡而起來

則化而為熱邪隨正氣去于經脈之中而無有常處徐公退曰真邪已合如真氣虛寒則化而為寒真氣或熱

所化故曰寒溫未相得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方其來者三部九候卒然逢之即

衝而瀉之逆迎也衝者邪盛而隆起之時也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大虛故曰其

來不可逢此之謂也真氣者營衛血氣也邪或于經則真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言邪方或雖經氣虛

而不可刺也鍼經曰其來不可逢者氣或不可稱也言邪氣方或雖正氣大虛而

亦不可補故曰迎而奪之惡得無虛言
迎奪其邪氣惡得不反虛其正氣乎
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瀉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

益蓄故曰其往之不可追此之謂也
邪氣已過其處而後瀉之則反傷其真氣矣真氣已脫而不能再復

謂邪氣已過不可瀉也蓋言邪氣方來不可追迎邪氣已過不可追迎
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

鍼瀉矣桂掛同承上文而言待邪之至及時而發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
或也若後者邪

氣之已過也若差之毫釐則反傷其
血氣真氣虛則邪病益蓄而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

發機之迅速不知其取者杵鈍如推扣之不發故曰知機道者一止復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

其過不可遲早于毫髮帝曰補瀉奈何
夫邪氣或則精氣奪先固正氣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或

之問知機之道其神矣帝曰補瀉奈何
夫邪氣或則精氣奪先固正氣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或

血而復其真氣指言此宜先攻其邪也疾出其針以去其或滿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

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此言若先補之則血不得散而邪不得出也溶溶流貌言邪之新客于經脈之

是謂內溫血不刺出其血其病立已此甚言其瀉邪之妙刺其血出其病立已邪病已去而

得散氣不得出刺出其血其病立已此甚言其瀉邪之妙刺其血出其病立已邪病已去而

此言候邪之妙在早逆其路無使或則瀉邪氣以害真氣也帝問上文邪入于脈行無常處在陰與陽

之注必須如此方與本節大義始有源流王註以為候可取之氣者從伯言合此用之文為詳悉入于

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絡大者始有源流王註以為候可取之氣者從伯言合此用之文為詳悉入于

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正真氣虛而不可追之謂也故不可挂以髮之故乃用針者之所當知也所

失而此也。若在于先，則邪未至。若在于後，則真氣虛。所謂血氣已盡而病不可下也。故曰：知其可取而取之，止如發弩中之機，萬發萬中，不知其可取而取之，如扣椎擊取之不動也。故曰：知發機之道者，妙在至微，不可挂以髮，不知發機之道者，難扣之亦不能發。止如扣椎而已也。按靈樞小針解篇云：其來不可違者，氣或不可補也。其往不可逆者，氣虛不可瀉也。不可挂以髮者，言氣有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知補瀉之意也。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但此篇之詞，專主瀉言，而靈樞則兼補瀉言，故其詞同而意則小異耳。黃帝又以邪氣當瀉，真氣當補，則瀉者不可以為補，補者不可以為瀉，故又以補瀉奈何為問。伯言此法，則正所以攻邪也。疾出其鍼以去或血，而復其真氣，則瀉中有補矣。何也？此邪新感，溶溶未定，推針補之，則隨補而前，引鍼致之，則隨引而留。若不出或血而反溫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害，故必當刺出其血。其病立已，奚必以真邪俱在補瀉難施為疑哉。

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龍不起為之奈何。此言真邪之有離合也。真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于經脈者也。虛邪者虛鄉之風邪，或傷人者也。邪新客于經脈之中，真邪未合，則如波涌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處，如真邪已合而波龍不起矣。蓋邪正已合，則正氣受傷，營衛內陷，邪隨正而入，深是以經脈無波龍之象，而三部九候之脈相失而相減矣。岐伯曰：審其

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審者審其病，切其脈，或者邪氣或虛，其病則者切其脈，或者邪氣或虛，其病則者切其脈，或者邪氣或虛，其病則者切其脈。審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

其病藏以期之。左右上下謂左右手足，厥喉頭首腰尻以下也。邪氣入深，則傷五臟。九候之脈，九藏之神氣也。藏氣受傷，是以脈氣減失，審其病在神藏形藏，而以死生期之所在形藏者，生在神

藏者有生而有死期也。朱師公曰：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藏者脈也。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

人。經云：用鍼之要在乎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神與氣，使神內藏，夫天為陽地為陰，人則參

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以調之中，所以定三部。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以調之中，所以定三部。

者，天氣陰者地氣，陰氣從足上行，至頭陽氣從頭下行，至足。陰陽異位，外內逆從，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當調之中，所以定三部之脈焉。徐公道曰：是以三部之中，皆有陽明之胃氣，詳三部九候論。故曰：

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大過且至者，歲運之氣至也。蓋用鍼之道，當知

不知三才之合氣，九候之交通，雖有大過之氣且至，而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按帝

問曰：平氣何如，伯曰：無過者也。蓋大過不及之病，皆勝氣妄行，故曰：大過平氣之病為無過也。誅罰無過

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真不可復，用實為虛，以邪為真，用鍼無義，反為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為逆，營衛散亂，真

張光瑛
曰因上
二篇論
判三部
九候之
法夫每

篇中俱
提出三

部九候
四字後

志判要
不解六

篇後論
判法之

要學而
當分而

論之合
而參之

以已同
著者同

子無同
通許者

謂營衛
血氣藏

脈肌形
反有病

之所生
皆變見

千脈氣

此言脈

氣本于

內而於

原于下

氣已失邪獨內者絕人長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

此言不知三部九候者不分真邪不
知虛實不審逆從賊害真氣與人夭

殃蓋用鍼之道有如用兵務在殺賊不
害良民無義之兵征伐無過反亂大經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攻正絕人長命

其病立已

再言之者言乘風邪新客未定之時即
當達而瀉之慎勿使真邪之相合也

此承上文言察三部九候卒然遇邪早過其路故此節
滿論三部九候之當知而丁寧早過其路之為宜也

通評虛實論篇第二十八

評論也內論有病
虛實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

此亦承上章
而復問也

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

邪氣者風寒暑溼之邪精氣者
營衛之氣也蓋邪氣有微或故

邪或則實正氣有強弱故精奪
則虛奪失也或為邪所奪也

此光明虛實二字之義也言人非無故而實以邪氣盛則實耳邪
氣盛者外感也非無故而虛以正氣奪則虛耳正氣虛者內傷也

帝曰虛實何如岐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

伯言虛實者皆從物類
始如肺主氣其類金五

行之氣先虛于外而後內傷五臟蓋邪從表入裡在外之血氣骨肉先為邪病所虛是以骨內滑利則邪不
內侵而裏亦實氣虛則內傷五臟而裏亦虛此表裏之虛實也如氣逆于上則下虛而足寒此上下之虛

實也如值其生旺之時則生當其
勝剋之時則死此四時之虛實也
夫肝主筋其類木心主血其類火脾主肉其類土肺主氣
其類金腎主骨其類水蓋五臟之氣外合于五行五行之

剋勝之氣而各有死生之分

此舉肺虛一藏其生死必離乎時而可以例諸藏也肺主氣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氣上行而逆則在
下之足以無氣而寒故此肺虛而非相剋之時則生如春秋冬是也如過相剋之時則死如夏時之火

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帝
問虛實而始先以虛為對未及于實也

問虛實而始先以虛為對未及于實也

帝曰何謂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
氣之陰陽虛實也。徐公退曰重實則其中有重虛哉上文曰虛寔何如下文曰夫虛實者。

於尺之法靈樞

則此氣熱者邪氣熱也非人之中氣也。其脈甚滿是寔而又寔謂之重實也。

邪氣屬經脈高

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以治之
此論經絡之陰陽虛寔也。夫膚脈氣分為陽經絡血分為陰經絡。又有深淺陰陽之別所謂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

論疾於尺高本

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
邪成于經則寸脈急緩為內熱熱在于絡則尺脈緩也皆當以鍼取之此以寸尺而候血脈之陰陽也。故曰滑則從瀉

經移刺

則逆也
滑主氣血皆或故為從瀉主血氣皆衰故為逆。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治故五藏骨月滑利可以

張北瑛

長久也
五行者天地之陰陽也五藏者人之陰陽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皮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金木水火土五藏之外類也。夫邪之中人始于皮膚次于肌肉留而不去則入于經脈以及于筋

曰此篇

論邪從先從
骨故邪之中人先從其物類始是以壯者之血氣或其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其常可以長久其天

外而內

退曰邪氣寔則正氣虛故曰夫虛寔
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不足者精氣奪有餘者邪氣。或此邪去絡而入于經也。岐伯曰

亦先外

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
此論經絡之氣虛寔也。寒熱者尺寸之膚寒熱而應于經絡也。絡脈外連皮膚為陽主外經脈內連臟腑為陰主內經云榮出

而內如

中焦衛出下焦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
絡脈外連皮膚為陽主外經脈內連臟腑為陰主內經云榮出而經脈大或經脈之虛實也以氣口知之故以尺膚候絡而以寸營經。

木死者

夫邪氣之從外而內藉藉正氣之從內而外以行榮衛邪仍從膚表而出
秋冬之氣降況不能使邪外散故為逆春夏之氣升浮故為從也邪病在經當從其經而取之此論外因之虛寔也。帝曰經虛絡

先葉落

滿何如
此論內因之虛寔也。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脈滿脈口寒濡也。尺脈熱滿故主絡滿此春夏死秋冬生也。脈口寒濡故主經虛此春夏死秋冬生也。

枯故用

刺陽經滿絡虛刺陰交陽
此論經絡俱寔經虛絡寔經虛絡寔者而取其脈體決其死生分其治法也。經者十二經也絡者十五絡也虛者即前精氣骨則虛也寔者即前邪氣或則寔也。經為陽絡為陰故經中亦有屬陰者而以

之法先

刺陽經滿絡虛刺陰交陽
此論經絡俱寔經虛絡寔經虛絡寔者而取其脈體決其死生分其治法也。經者十二經也絡者十五絡也虛者即前精氣骨則虛也寔者即前邪氣或則寔也。經為陽絡為陰故經中亦有屬陰者而以

內也

刺陽經滿絡虛刺陰交陽
此論經絡俱寔經虛絡寔經虛絡寔者而取其脈體決其死生分其治法也。經者十二經也絡者十五絡也虛者即前精氣骨則虛也寔者即前邪氣或則寔也。經為陽絡為陰故經中亦有屬陰者而以

此言也

刺陽經滿絡虛刺陰交陽
此論經絡俱寔經虛絡寔經虛絡寔者而取其脈體決其死生分其治法也。經者十二經也絡者十五絡也虛者即前精氣骨則虛也寔者即前邪氣或則寔也。經為陽絡為陰故經中亦有屬陰者而以

也如鼓 應聲 此章論 虛定之 道者從 物類始 故以於 尺之法 候之法 先膚表 而絡絡 而經故 以尺膚 候絡氣 以尺脈 候絡脈 而以寸 候經謂 氣之先 從下而 上從外 而內也 實者邪 氣定虛 者正氣 虛重虛 是皆在 正氣矣 故曰脈 虛者不 交陰也

絡並之則經皆為陽絡中亦有屬陽者而以經並之則絡皆為陰寸部為陽尺部為陰陰陽是絡亦定也所謂經絡俱定也必其急緩之脈帶滑則為順而生帶瀉則為逆而死何也大凡物類皆有虛實必滑澤則生枯瀉則死非特脈為然也故五臟骨肉滑利所以其脈亦滑可以長久而生也若五臟滯澀則其脈亦瀉必不能長久而死矣何以異于物類也哉其有絡氣不足經氣有餘是絡虛經滿也惟經氣有餘故脈口熱惟絡氣不足故脈部寒春夏屬陽合經與寸秋冬屬陰合絡與尺惟脈口熱而尺部寒故時逢秋冬者而治之何經有餘則瀉之何絡不足則補之其有經氣不足絡氣有餘者即經虛絡滿也滿者定也惟絡脈滿故尺部亦熱滿惟經脈虛故脈口亦寒滋春夏應經與寸所以寒瀉則死秋冬應絡與尺所以熱滿而生不言治主病者即上文可以例推也治主病者何如絡為陰今滿則灸之虛則刺之經為陽今滿則灸之虛則刺之由此觀之則大抵灸生於瀉而利則可補也

帝曰何謂重虛此論脈氣皆虛也上節論經絡之實即可相推于實**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血者神氣宗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故曰脈氣蓋以氣口之脈可以候血而可以候氣也上虛者寸口之脈氣虛也尺虛者脈氣虛于下也上下皆虛故曰重虛○朱永年曰氣逆于上而足寒者上實下虛也此上下皆虛故謂重虛

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愜然氣者謂陽明所生之重虛**帝曰何以治之**謂何以補其虛也**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愜然**氣者謂陽明所生之重虛**帝曰何以治之**謂何以補其虛也

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膈喉嚨以司呼吸是陽氣者陽明之所生也言無常者宗氣虛而語言無接續也氣經曰蓋濕三陽之氣今病人惟然惟虛怯也謂陽明之氣虛于上則言語無常陽明之氣虛于下則今人行步惟然蓋氣從太陰出注于胃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胫上故曰身半以上手太陰陽明皆主之身半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按帝問何以治之而伯答以所病之因蓋知陽氣生始之原則知所脈虛者不象陰也

以治矣此論後天之按帝問何以治之而伯答以所病之因蓋知陽氣生始之原則知所脈虛者不象陰也

氣之虛也○朱聖公問曰上節以尺膚而候絡脈之虛此以寸尺之脈以候陽明之生氣而不效象其而反以脈候氣耶曰經言善調尺者不待于寸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蓋陰陽虛實之氣由臟腑而達于經脈由經脈而出于膚表以尺膚之緩急滑瀉而候臟腑血氣之虛實而不待以寸於也上節以絡脈在皮之部故以尺膚審之此候脈氣之虛實故以寸尺之脈於也論疾於尺篇曰尺膚寒如其脈小者少氣是尺膚尺脈皆可以候氣候血也於候之道通變無窮不可執一而論惟會心者明之

此者滑則生瀉則死也夫氣生于陽明而發原在腎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陰陽相搏其脈如**張**夫氣生于陽明而發原在腎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陰陽相搏其脈如**經**夫氣生于陽明而發原在腎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陰陽相搏其脈如

言重虛之脈不實以氣熱脈滿為重實此節脈虛氣虛尺虛為重虛者甚有理不但尺寸俱虛為重虛也王氏似未當運以

針燈曰用針之類有

精于胃以通榮街各走其道宗氣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氣街其

于集道者注于氣街其

故厥在手起完

脈中之血凝而

張北瑣曰此節論索衝

生于陽明言氣

虛脈之下缺一虛字氣虛氣之下多一上字尺虛三者並虛為實故下文以氣虛尺虛脈虛為答詳上文重

也故行步恒然脈虛者手太陰寸口所見之脈按之不應手也如此三虛是謂重虛若帶滑利則生否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寔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此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蓋脈氣生于

胃所而發原在于少陰是以少陰論生

寔必其脈滑而為順則

帝曰脈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

此即脈證雖見陰陽者而以時決其死生也脈實滿者是陽脈也頭熱者是陽證也皆邪氣有餘也手

脈浮而濡濡而身有熱者死也此復言陰陽之根氣脫者皆為死證非但冬夏死而春秋可生

者少精
血故宜

脈清者
氣滋者

生氣衰
故宜中

足溫手
節痛下

濕之生
脈外脫

少陰之
生氣虛

衰則水
反上溢

經云載
寒生流

病謂少
陰之生

陽不升
也故得

氣從而
手足溫

者生

首言邪

氣或則

精氣奪

此則精

氣虛而

水寒或
生陽之
氣由腎
兩胃由

寒而死矣又乳子中風發熱喘鳴有息者陽證也脈當定大惟定大中而緩則邪氣漸退可以得生若定大中而急則邪氣愈增其病當死矣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

上節言氣之虛實此復論其血馬腸澼者邪積于腸間而為便利也經言腸澼則血外溢血外溢則物血陰經

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使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于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合而積成矣是則腸澼便血者陰絡之血溢也腸澼下白沫者腸外之寒汁沫也腸澼下膿血者汁沫與血相搏并合而

下者也夫使血陰泄于內也故熱腸脫于外也本經曰陰陽虛腸澼死此陰陽虛腸澼死也此陰陽虛腸澼死也此陰陽虛腸澼死也此陰陽虛腸澼死也

曰靈樞經論恐為積聚而言也曰百病之生也皆起于內傷外感不外乎氣血陰陽如留蓄于腸外則為五積便痢則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沈則生脈浮則死

下白沫者陰液下注故脈沈者為腸澼相雜故為下積矣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沈則生脈浮則死

夫脈始于足少陰腎生于足陽明胃主于手少陰心輸于足太陰脾懸絕者足少陰之陰

液絕也滑大者足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濡者曰死

此復申明血少陰之生氣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者陽不外脫也脈不懸絕者不下絕也懸濡者腸明之

重資陽明之胃氣也身不熱者陽不外脫也脈不懸絕者不下絕也懸濡者腸明之

生氣已脫故死辨脈篇曰跌陽脈浮而濡故知脾氣不足胃氣虛也懸則胃氣絕矣

脈見矣哉當以藏期之肝至懸絕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

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懸絕者絕無陽明之胃氣而真藏孤懸也

凡言腸澼之屬有便血者有下白沫者有三者下膿血者隨證隨脈而可以決其死生也腸澼者大小腸有

痔所以亦用腸澼二字陰陽明太篇亦云久為腸澼便血者大便中下純血也

有真前來者為近血是腎肝有火真後來者為遠血是心肺有火今茲腸澼便血凡下血皆是

陰而下血為陰證若身熱則火或故主死身寒則火衰故主生其下白沫者非膿沫血而白沫下行是脾

氣受傷也然亦陰證之類故脈沉則生以陰證宜見陰脈也若脈浮則死以陰證見陽脈也其下膿血者赤白相兼氣血俱傷靈樞經論邪氣藏府病形篇謂之癰泄難經謂之大癰泄後世曰痢

帝曰癰疾何如岐伯曰脈搏大滑久自己脈小堅急死不治

此論五藏之外合為病而有虛實也靈樞經曰肺脈急甚為癰疾腎脈急甚為骨癰疾骨

胃而運 于四支 肢論腎 則多一 脾語論 胃止曰 手足溫 上節論 下節之 脈氣此 論上焦 之生氣 由中 焦之所 生 上節論 脈外此 論脈氣 盛泄于 內虛脫 于外者 允鴻明 而少陰 虛泄于 內者先 少陰而 陽明故 未結曰 以藏期 之 便血在 絡內而

痲疾者喘益諸俞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燥喘多沫沫氣下泄不治筋痲疾者身倦學急喘沫氣下泄不治脈弱疾者暴仆四支之脈皆脹而喘喘沫氣泄不洩是肺合之形腎合之骨心合之脈肝合之筋為病于外而有死生之分脈搏大者氣成于帝曰痲疾之脈虛定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定則死經曰重陰則痲外故生小堅急者氣泄于下故死證故治痲疾者瀉出于血置于氣壅之中是以脈堅定者死氣清大者生上節之大

此言痲疾之脈得陽脈虛脈而生也痲疾者陽證也故搏大滑則陽證得陽脈所以病久自己若脈小堅急則得陰脈故死不治然痲疾之脈當有取于虛也必搏大滑中帶虛可治若帶定則邪氣有餘乃此大義相合又按長刺節論第十一節則刺狂痲有法又以壺極痛狂為攻之則義無餘蘊矣

帝曰消瘴虛是何如岐伯曰脈寔大病久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此論五藏之內因而有虛定也少瘴者五藏之精氣皆虛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肉故為消瘴也脈寔大者精血尚或故為可治脈懸小者精氣新衰故為難治上節論五藏之外定此論五藏之內虛靈樞病形篇五藏之脈微小為消瘴○未永年曰痲瘴之病皆曰久者蓋痲因久寔瘴因久虛之所致也

此言消瘴之病得陽脈而生也消瘴者熱證也故脈寔大雖病久亦可治若懸小堅又至于病久則益不可治矣▲脈要精微論云瘴成為消中靈樞五變論消瘴可參考

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此言五藏之外合各有度數而應于四時者也經曰形寒欲冷則傷曉謂皮毛膚腠為形而內合于肺者也骨者野之合脈者心之合筋者肝之合骨者野之合脈者心之合筋者肝之合骨者野之合脈者心之合筋者肝之合骨者野之合脈者心之合筋者肝之合

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腑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此言五藏之氣合于四時而刺度之各有淺深也亟急也春氣生升故亟取絡脈夏取分腠故宜治經俞蓋經俞隱于肌腠間也治六府者取之于合也骨合于三焦大腸合于于巨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穴膀胱合入于陽陵泉蓋五藏內合于六腑六腑外合于原俞故氣降收漸入于內故宜取其合以治六府也冬所謂少鍼時之氣閉藏于內故宜用藥而少鍼石蓋鍼石治外毒藥治內者也○帝曰二字當作岐伯曰所謂少鍼石者非癱疽之謂也此論癱疽之虛寔也言癱疽之逆榮衛血氣並寔皮癱疽不得項時曰

此論癱疽之虛寔也言癱疽之逆榮衛血氣並寔皮癱疽不得項時曰此論癱疽之虛寔也言癱疽之逆榮衛血氣並寔皮癱疽不得項時曰

此論癱疽之虛寔也言癱疽之逆榮衛血氣並寔皮癱疽不得項時曰此論癱疽之虛寔也言癱疽之逆榮衛血氣並寔皮癱疽不得項時曰

此論癱疽之虛寔也言癱疽之逆榮衛血氣並寔皮癱疽不得項時曰此論癱疽之虛寔也言癱疽之逆榮衛血氣並寔皮癱疽不得項時曰

主血下
白沫在
腸外而
主氣

便血血
泄于內
也下白
沫氣利

于下也
血泄者
不宜氣

絕而身
熱氣利
者不宜

血溢而
脈浮舌
則陰陽

雄及吳
渴下下
膿血陽

瀉下便
血下白
沫而上

此節論
血氣不
虛脫于

外而絕
于內

揮五成
之液虛

于內筋

謂熱毒外

運延時

謂熱毒外

運延時

謂熱毒外

謂熱毒外運延時... 此言三時治病各有其宜... 俞穴秋則治其六府冬則閉塞但用藥而不用鍼石所謂冬時少用鍼石者非謂冬時癰疽亦不用鍼

石也彼癰疽不得用鍼石者持謂他病冬時不用鍼石耳... 癰疽之在氣分者宜刺手太陰足

陽明也毒在氣分故癰疽不知所毒氣流... 傳故脈接之不應手而乍來乍已也

名曰天府宜刺太陰動脈之旁各三指手太陰之... 主氣也病者皮膚腫起之象言刺在絡脈之旁皮膚之

氣隨鍼出而鍼眼微腫如小瘡故曰痛也蓋皮膚... 絡谷之間亦有三百六十五穴會毒在氣分故宜刺在皮膚而不刺經絡也

經絡結縛處兩旁之動脈... 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

此言癰毒之在血分者宜... 者謂在兩旁之腕間足厥陰少陽之分也

經云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為癰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 膿毒在血分故大熱也厥陰主血故從其所合而瀉之

如刺之而熱不止者宜刺手心主之脈以瀉之心主... 大而主血脈也本輸篇曰腕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

蓋宜刺此也夫肺朝百脈而主行榮衛陰陽若欲... 刺手太陰之經絡者宜刺在大骨之會各三謂臂骨文會之處尺澤間也

骨之大會曰合絡脈之滲灌諸節... 者暴癰筋絕隨分而痛魄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

此言癰毒之在筋骨間者宜刺其經俞也暴癰者... 隨分而痛者在分肉之處而痛謂不腫痛于外而隱然痛于內也

熱毒在深故表汗不出骨節酸痛故胞... 氣不足也宜治在經俞者隨其所痛之處而深取之也

夫癰毒之患或外因風寒之邪或內因喜怒不測五... 藏外合之皮肉筋骨皆所生之榮衛血氣皆為

邪毒成而正氣虛故當審其陰陽虛實以刺之也... 此承上文而言治癰之法有此三等也凡癰疽痛無定所故按之不應手亦無定時故乍來而乍已

也刺瘡曰癰三癰者三次也... 刺三次則有利瘡者三其曰癰脈各二者亦以胃經之穴如人迎水穴

在結喉旁一寸五分則是結總之所故曰癰脈各二者左右各二也... 有等脈下生癰其體大熱當刺足少

陽經之穴五癰宜是胆經之淵液穴也... 腹下三寸宛宛中舉臂得之針三分禁矣

若刺之而熱不... 止當刺手厥陰心包絡經即手心主之穴三癰宜是天池穴也

腹下三寸乳後一寸鍼二分矣三壯... 又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

寸口陷中針三分禁矣... 絡穴列缺

去腕上一寸半鍼三分矣三... 壯

又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 寸口陷中針三分禁矣

絡穴列缺... 去腕上一寸半鍼三分矣

三壯... 又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

寸口陷中針三分禁矣... 絡穴列缺

去腕上一寸半鍼三分矣三... 壯

又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 寸口陷中針三分禁矣

絡穴列缺... 去腕上一寸半鍼三分矣

三壯... 又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

乃陰實

于外故

盛則治

癢乃精

虛于內

故實可

治

此承上

故下之

謂蓋言

冬時少

可右者

邪氣藏

于內而

熱邪毒

蓋于外

者又急

當從證

灸三壯。有等暴發為癰，隨其分肉筋絡而痛在外之膿汗出之，不盡在內之胞氣則不足，而小便不通。當治受患本經之俞穴，如手太陽肺經列缺為俞之類也。按癰疽大義，悉其雲樞癰疽篇八十一。

腹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圓利鍼。
此論中焦之虛實也。經云胃病者腹脹滿。

腹暴滿而按之不下，胃之實證也。宜取手太陽之經絡，太陽之募也。蓋小腸為受盛之府，故從手太陽以瀉其胃氣。又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則聚水而為脹，故曰當刺足少陰之俞，馬手太陽之絡名曰支正，在手腕五寸間，足少陰之俞在胛下第十四椎兩旁各開一寸五分，故曰三寸旁也。圖

利針者，且圓且利，以取暴氣者也。或曰脊椎兩旁各開三寸名曰志室，亦足少陰之俞也。

此言治腹暴滿之法也。凡腹中暴滿按之不下，取足少陰日腎俞穴者，去脊十四椎間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共為三寸刺之五角。此穴本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足少陰者，以腎為足少陰也。常用圓利鍼以刺之，即靈樞九鍼論之第六鍼也。

霍亂刺俞旁五。足陽明及上旁三。
霍亂者，胃為邪干，胃氣虛逆也。夫陽明胃土，藉足少陰之氣以合化，故旁三三者，尤淺刺泡皮，以出陽邪，復刺深之，以出陰邪，最後及深入于分肉之間，以致穀氣邪氣出而穀氣至，則胃氣和而霍亂止矣。上節用瀉，故曰圓利。此法用補，故不云鍼。徐公遜曰：取足少陰者，當刺骨三刺，而五分肉是。五刺至骨矣。

此言治霍亂之法也。凡霍亂者，刺上節腎俞之旁，即志室穴也。刺之五角。十四椎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共六寸，針三分，灸七壯。此二穴亦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足陽明者，以胃相去脊中各三寸也。

刺癰驚脈五。
此論刺五行之實證也。癰驚者，癰疾筋脈或外感六氣，或內傷七情，或飲食生痰，或大驚卒恐，病涉五臟五行，故當取其五脈。徐公遜曰：病涉五行，故有作豬犬牛羊之鳴者。

手太陽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按九針之製，皆所以散邪。句曰針手太陽，未句曰刺三針，謂當以針瀉之，而不宜補之也。針手太陽瀉金定也。針太陽瀉水定也。針手少陰瀉火定也。針足陽明瀉土定也。上踝五寸，乃足少陽光明穴，刺三鍼，以瀉木實。蓋藏府相連，陰陽相合，故或刺藏之經，或瀉府之絡。朱永年曰：心肺居上為陽，故從藏，肝腎脾居下為陰，故從府。蓋五脈之陰邪宜從陽以瀉出。朱聖公曰：太陽不言手足，知其為手乎？為足乎？曰上文曰手太陽，下文曰手少陰，則其為足也。可知若接上句而為手太陽，則下句不必復云手矣。五刺之中，曰手曰足曰太陽曰足，上宜細玩之，正見其經言錯縱之妙。

手少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按九針之製，皆所以散邪。句曰針手少陰，未句曰刺三針，謂當以針瀉之，而不宜補之也。針手少陰瀉火定也。針手少陰瀉水定也。針手少陰瀉土定也。針手少陰瀉金定也。針手少陰瀉木定也。針手少陰瀉火定也。針手少陰瀉土定也。針手少陰瀉金定也。針手少陰瀉木定也。

手少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按九針之製，皆所以散邪。句曰針手少陰，未句曰刺三針，謂當以針瀉之，而不宜補之也。針手少陰瀉火定也。針手少陰瀉水定也。針手少陰瀉土定也。針手少陰瀉金定也。針手少陰瀉木定也。

手少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按九針之製，皆所以散邪。句曰針手少陰，未句曰刺三針，謂當以針瀉之，而不宜補之也。針手少陰瀉火定也。針手少陰瀉水定也。針手少陰瀉土定也。針手少陰瀉金定也。針手少陰瀉木定也。

手少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按九針之製，皆所以散邪。句曰針手少陰，未句曰刺三針，謂當以針瀉之，而不宜補之也。針手少陰瀉火定也。針手少陰瀉水定也。針手少陰瀉土定也。針手少陰瀉金定也。針手少陰瀉木定也。

手少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按九針之製，皆所以散邪。句曰針手少陰，未句曰刺三針，謂當以針瀉之，而不宜補之也。針手少陰瀉火定也。針手少陰瀉水定也。針手少陰瀉土定也。針手少陰瀉金定也。針手少陰瀉木定也。

手少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按九針之製，皆所以散邪。句曰針手少陰，未句曰刺三針，謂當以針瀉之，而不宜補之也。針手少陰瀉火定也。針手少陰瀉水定也。針手少陰瀉土定也。針手少陰瀉金定也。針手少陰瀉木定也。

手少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按九針之製，皆所以散邪。句曰針手少陰，未句曰刺三針，謂當以針瀉之，而不宜補之也。針手少陰瀉火定也。針手少陰瀉水定也。針手少陰瀉土定也。針手少陰瀉金定也。針手少陰瀉木定也。

手少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按九針之製，皆所以散邪。句曰針手少陰，未句曰刺三針，謂當以針瀉之，而不宜補之也。針手少陰瀉火定也。針手少陰瀉水定也。針手少陰瀉土定也。針手少陰瀉金定也。針手少陰瀉木定也。

手少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按九針之製，皆所以散邪。句曰針手少陰，未句曰刺三針，謂當以針瀉之，而不宜補之也。針手少陰瀉火定也。針手少陰瀉水定也。針手少陰瀉土定也。針手少陰瀉金定也。針手少陰瀉木定也。

及于形體至如內之九藏外之几竅皆由腸胃之所宜生所謂五味入口藏于腸胃有所藏以五氣云

張九疇與經脈別論更相照應

生也

此言藏所陰陽表裏上下文相輸應者也。如黃疸者濕熱內鬱而色病見于外也。暴痛者五藏之氣不平卒然而為痛也。癰疾厥狂陰陽偏勝之為病也。此皆陰陽五行之氣順逆不和之所生也。夫五藏之氣其逆而不得和平者六府閉塞之所主也。六府不和則九竅為之不利。蓋藏府陰陽表裏相應是以發見于外者病本于內。閉塞于內者而外竅為之不通。蓋言百病之生總不外乎表裏陰陽血氣虛實。請者無僅視為瘰癧癰疽腸辟之虛定可也。○徐公遜曰此節照應首節氣虛者肺虛也之義。首節論邪病之從外而內此節言正病之從內而外。張先瑛曰伯曰虛實皆從物類始。帝言凡病皆由內生。君臣反覆咨論各有其道。此篇論血氣之終始出入內外虛實乃復學之紀綱。學者宜細心體認。

此帝亦言病有所由生者皆從內而生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無各經脈氣久逆于上而不下行則拂積于上中二焦。故為黃疸為暴病為癰疾為厥為狂。請證所由生也。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定而不能滿。五藏者藏精氣而不瀉。故滿而不能實。五藏本與六府相為表裏。今飲食失宜吐利過飢以致六府不能傳其化物而六府閉塞則五藏亦不和。平各病自生也。大腸為傳導之所。小腸為受成之行。胃為倉廩之府。今腸胃否塞則升降出入脈道阻滯。故為頭痛為耳鳴為九竅不利。請證所由生也。

太陰陽明篇第二十九

太陰者足太陰脾也。陽明者足陽明胃也。詳論脾胃病之所以異名異狀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為表裏，脾胃脈也。生病而異者何也？
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

為之行氣于三陰，陽明為之行氣于三陽，通于四時。夜于四體，是以帝問其病而伯答以陰陽順逆之道焉。
岐伯對曰：陰陽異位者，謂太陰居上，陽明居下也。更虛更實者，謂陽明居上，陰道虛，然陽

從外所取不同，故病異名也。
岐伯對曰：陰陽異位者，謂太陰居上，陽明居下也。更虛更實者，謂陽明居上，陰道虛，然陽

更從者，謂天氣主外，地氣主內，陽受風氣，陰受濕氣也。或從內者，或由于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而為腹滿，泄之病，或從外者，或由于賊風虛邪，而為身熱喘呼，故其病異名也。蓋言陰陽二氣，總屬陽明之所生。一陰一陽分而為三陰三陽，三陽三陰分而為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之中。帝曰：願聞其異狀也。
岐伯對曰：形之氣也，謂無各有天各有地，此皆陰陽五交上下相定，主生萬物而法天地者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
岐伯對曰：形之氣也，謂無

陰陽之義，配日月白虎通曰：日之為言寔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所以有闕，何歸功于日也。○東公起曰：太陰之所以灌漑于藏，所者著胃土之精也。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

慎音讀

此節用

八數字

為陰陽

異位故

更平聲

此言手

足太陰

陽明主

上下陰

陽之氣

從腰以

上者手

大陰陽

之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

風賊害之風虛邪不正之邪也陽氣在外故主受風邪言邪氣之在上也飲食勞倦則傷脾故陰受之言濁氣之在中也

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臟

六腑為陽故陽受之初入六腑五臟為陰故陰受之初入五臟各從其類也

入六腑則身熱不時卧上為喘呼

入六腑者謂陽明為之行氣于三陽陽明病則六腑之氣皆為之病矣陽明主肉故身熱不時卧者謂不得

以時卧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故道故不得卧也下經曰胃不和

則卧不安此之謂也陽入五臟則煩滿閉塞下為噎泄久為腸澼

入五臟者謂太陰為之行氣于三陰太陰氣逆則脹滿太陰為開折則倉

脾氣逆則脹滿太陰為開折則倉脾氣逆則脹滿太陰為開折則倉

陰無所輸而為泄泄久則為腸澼矣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

故有承上文而言藏所陰陽之為病者煙腸氣而屬天咽乃陽明水穀之道屬胃而主地所謂陰陽異位是也

曰陰陽二氣纏屬陽明水穀之所生清中之清者上出于喉以司呼吸所謂清陽出上竅也清中之濁者足

太陰為之輸氣于四肢資養于五臟所謂清陽走五臟故經言足太陰獨受其濁陽明者土也

位居中央故主地是在藏府陰陽而言則太陰為陰陽明為陽在天地陰陽而言是受清者為天受濁者為

地是以九候之中陽明與足太陰主地手太陰主天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

手太陰主氣而主皮毛故風氣乘之身半以上足太陰陽明皆主之故感地之濕氣故陰氣從足

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

此言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是以上下四旁無處不到也

陽受之

陽受之

陽受之

陽受之

陽受之

陽受之

陽受之

陽受之

陽受之

陽受之

陽受之

陽受之

陽受之

陽受之

陽受之

陽受之

四為字
俱去聲

榮衛氣
血生于
陽明始
于少陰
通評虛
實論
陽明而
兼論少
陰此一
篇身論
陽明之
虛實故
曰陽明
脈解為

帝曰。脾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為之行其津液何也。膜原也。言有形之津液。不能以膜相連。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

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為之行氣于三陰。伯言太陰之為胃行其津液者。由經脈之相通也。太陰者三陰也。三陰者至陰也。以其陰之至。故能行氣于三陰也。其脈貫胃

屬脾上膈絡嗌。藏府之經絡相通。故能為胃行其津液。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為之行氣於三陽。陽明者表陽也。為五藏六府之海。亦為之行氣

于三陽。如海之行。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

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此復言三陰三陽所以受氣于太陰陽明者。氣也。如藏府四支受水穀之津液者。各因其經。脈而通于太陰陽明也。故反覆以申明之。○朱衛

公曰。曰藏府曰四支。蓋四支之榮命藏府之經絡也。

此承上文而言。脾經行氣于各陰。胃經行氣于各陽。而脾必為胃行其津液。脾病者所以四支不能舉也。按靈樞足陽明之脈屬胃絡脾。足太陰之脈屬脾絡胃。上膈挾咽。上三陰。正指脾也。陰陽類論

曰。三陰為。下三陰指手足太陰少陰厥陰也。三陽指手足太陽陽明少陽也。宜以一膜相連。而謂之不能行其津液者。

陽明脈解篇第三十

詳論足陽明胃經脈病之義故名焉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為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此篇論陽

明乃陽熱之經。病則熱或而為狂也。陰陽繫日月。論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

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

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是陽明乃三陽合。并陽熱獨或之經矣。夫三部九候之道。總于藏府陰陽

血氣。虛實是以通評虛實論曰。癩疾曰癩。狂曰癩。癩蓋癩疾者。三陰之實證也。癩狂者。三陽之熱狂也。癩

者。陰陽五行之定都也。是以此篇復論其陽或之狂焉。○朱永年曰。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藉陽明水穀之所資。生病則陽熱。或乃津液枯矣。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伯言陽明之所以熱或者。乃脈病也。陽明之脈者。乃胃之悍氣。別走陽

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氣。或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此言三陽之氣。主于皮膚肌腠之間。邪客之而易于為熱也。太

感去聲
下俱同
悅為首

此言陽
氣之從
肌表而
經經而
藏

陽之氣主皮毛陽明之氣主肌肉少陽之氣主胸膈言三陽之氣主于膚腠氣分之間者也夫邪之中人始
于皮毛次于肌肉以及于經脈邪在肌腠則合于陽明氣分之陽入于經脈而陽明又多血多氣是以邪客
之則熱熱甚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則喘而悅悅則惡人此言胃絡之上通于心也悅驚恐也
則惡人也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則喘而悅悅則惡人此言胃絡之上通于心也悅驚恐也
明之熱上逆于少陰陰陽相薄則恐而惡人也

逆則喘而悅熱悅熱則
此言胃之所以聞未音而實見火與人而皆惡也陽明屬土本能壯之故聞未音而驚者土惡木也鐘
鼓不為動者鐘鼓屬金全乃土之子也陽明主肉其脈多氣多血邪壯之則熱熱甚故惡人也陽明氣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臍則死連經則生連臍臍藏府經絡之相連也蓋于太
陰之脈連循胃陽明之絡通于心
如熱邪感逆于上于心肺之經而
為喘悅者生于于心肺之藏則死矣

深所以厥逆至死外連經脈則邪尚在外所以得生未可以其喘而均疑之也

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

此復問其病甚而為狂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
經言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
受氣于四末陰受氣于五藏

故四支為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
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
受氣于四末陰受氣于五藏

陽明之氣主肌肉故熱甚于身身熱故棄衣而走也傷寒論曰陽明病
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蓋熱在外故不欲衣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歌者

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胃絡于通于心陽盛則心神
昏亂故使人妄言罵詈不避

親疎如熱或于胃則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蓋曰支稟氣于胃故也此言熱或于形身之外內上下而見證
之各有不同焉以上十一篇論三部九候之道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有寒熱陰陽有藏府虛實故曰土者

生萬物而法天地是以未結脾胃之陰偏
並交雖雖輪應而并論陽明之寔證焉

此言胃病所以能登高而歌棄衣而走妄言而罵詈者皆以其邪氣
之盛也邪或熱或熱或故陽或陽或則三者之證由于此矣

之盛也邪或熱或熱或故陽或陽或則三者之證由于此矣

熱論篇第三十一

辨首言熱病者皆傷寒之類故即以熱論名篇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

釋此論熱病故篇曰熱論蓋論外因之熱病也。太陽之氣主表陽明之氣主肌凡外淫之邪始傷表陽皆得陽氣以化熱故曰凡病熱

者皆傷寒。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十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

釋六日氣周七

六七日之間者六經之氣已終而不能復也。愈于十以上者七日不作再經十三日六氣已復而愈。

岐伯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太陽為諸陽之會其

脈連於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也。

釋風府穴名在腦後髮際內一寸乃督脈陽維之會督脈者總督一身之陽脈連於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也。太陽之脈與背下行言太陽之氣生于膀胱出于脇肋并于頭項生于

膚表太陽之脈起于睛明會于風府交督。人之傷于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太為者謂太陽之氣為之

之寒邪始病太陽之氣亦同氣相感也。得太陽標陽之化是以則為病熱。所謂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

本得標之方言本寒邪而反為熱病反以涼藥治之是病太陽之標熱而不病本之陰寒是以熱雖甚不死

也。其兩感於寒而病者故不免於死。

釋傷寒一日太陽受之。二日陽明。三日少陽。是陰寒之邪得陽氣以化。自愈若兩感于寒者陰陽文。其標斷不通故不免于死。

辨此承帝問傷寒之有愈有死者而先舉大畧以告之也。帝言人傷于寒傳為熱病故凡可熱病者皆傷

寒之類也。水熱穴論帝問人傷于寒而傳為熱何也。岐伯曰夫寒或則生熱也。又此處王註以傷寒

論中至夏變為熱病之熱病強解必非在六七日間其故何也。伯言三陽者謂之巨陽即足太陽膀胱經也。有

愈者愈以在十日已上有死者死在六七日間其故何也。伯言三陽者謂之巨陽即足太陽膀胱經也。有

按五藏生成篇則手太陽小腸經亦可稱為巨陽。但此篇則主膀胱而言耳。乃諸陽經之所屬其

脈自精明而始上連于督脈經之風府穴自頭項至背至足凡一身手足陽經皆屬于此故穴有一百二

十六真為諸陽經生氣也。凡五藏六府之穴無非此經所屬。人之傷于寒也。自是太陽而始。或在

經或傳陽明少陽或傳太陰少陰厥陰皆成熱病。雖曰死皆在六七日間。但熱雖已甚亦有不至于死者

蓋就中亦有可汗可泄而已。此皆謂之不死也。惟兩感于寒而病者則一

日兩經受病三日六經受病所以其人必六日而死耳。下文乃詳言之。

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

狀形象也。傷寒之邪病三陰三陽之氣而兼涉于皮膚。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

肌絡之形象故曰狀者謂無形之形象有形之形象。

狀形象也。傷寒之邪病三陰三陽之氣而兼涉于皮膚。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

肌絡之形象故曰狀者謂無形之形象有形之形象。

氣值經
而在于
脈外病
氣而反
于經也

乾音干
嗝音益
音音帝

項痛腰脊強

太陽之氣也傷寒一日太陽受之陽氣在上故項痛背為陽故腰脊強此言始病

于太陽者此六氣之相傳不涉有形之經絡故有論太陽而不言太陽之經也然傷寒為病變幻無常有病

在六氣而不涉六經者有經氣之兼病者有氣分之邪轉入于經者為病多有不同是以太陽止言氣而不

言經陽明少陽兼經氣而言也○倪冲之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

不得卧也陽明之氣主肌肉身熱者病陽明之氣也病雖在氣而陽明之脈挾鼻絡於目而屬胃故有目疼

病于經也若邪在經則滯于府不復再傳少陽及三陰矣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

胸脇痛而耳聾少陽之氣主樞主膽氣升則諸陽之氣皆升所謂因于寒欲如運樞也諸陽之氣從樞

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嗝故腹滿而嗝乾六經之脈皆經絡形身內連藏府三陰之脈言內

君立曰即此可見病在氣而見于經證也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氣相傳難入于裏

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厥陰木火主氣故煩滿

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大經絡受邪則內于藏府此言六氣相傳而經

日巨陽病良頭痛少愈此所謂兩感者承上文而言榮衛血氣皆傷以致藏府俱病故不免於死若止

日陽明病良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良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良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良渴

止不滿舌乾已而噎十二日厥陰病良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傷寒之邪為毒最厲故曰大

此承上文而詳論傷寒傳經之證除可汗可泄而已者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也人

之一身三陽為表三陰為裏其巨陽為三陽最在外陽明為二陽在太陽之內少陽為一陽在陽明之

內此三陽者為表也其太陰為三陰在少陽之內少陰為二陰在太陰之內厥陰為一陰在二陰之內此

三陰者為裏也皆由內以數至外故一二三數之次如此義見陰陽類論陰陽別論人之感邪自來

經以入裏經方其始也先感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絡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絡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經

脈留而不去入舍于內府留而不去入舍于內藏▲大義見皮部論調經論刺經論此斷不可失此義

方有未應▼今試以傷寒之邪行于經脈者言之足太陽膀胱經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頰從頰入絡

腦運出別下項滿肩膊內挾脊抵腰中故傷寒一日之所受者乃巨陽也惟其經脈如此所以頭項痛腰

脊強之證見矣▲張仲景云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蓋傷寒論之所傳定以七日為期故

一日兼言二日深為有理▼自太陽以入陽明故二日陽明受之陽明胃脈屬土主肉其脈挾鼻絡于目

所以身熱目疼鼻乾而不得卧也▲諸經經脈之行黃詳于靈樞經脈篇但此熟論乃岐伯所言其詳約

而盡不必引彼以入之 張仲景云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 自陽明以入少陽故三日

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于耳所以胸脇痛而耳聾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當二

三日發▼此則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于三陰之藏者有可汗而已者病勢之止也▲此所謂藏者

非內藏也即從三陰經以受其病而未入于三陰之藏者尤強▼或失于汗之而已則自少陽以入太

陰故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脾經之脈布胃中絡于嗝所以腹滿而噎乾也▲張仲景云尺寸俱沉細者太

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自太陰以入少陰故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腎經之脈貫脊絡於膀胱古奉

故口燥舌乾而渴也▲張仲景云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自少陰以入厥陰故六日厥

陰受之厥陰肝經之脈循陰器而絡于肝所以煩渴而囊縮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

當六七日發▼斯時也皆三日已滿之後可泄而已若非泄之而已者則三陽三陰五藏六府皆以受病

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其人必死所以其死皆在六七日間者此也此由六經而傳原非兩感于寒故七日

之際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正以初時所感之邪太甚既于二日傳之陽明矣而其未盡傳者尚在大陽則

至此而此之一日之證則少愈焉非厥陰之邪復出而傳之足太陽也▲後世以再傳為說者非本篇與

張仲景論原無此義乃成無己註釋之誤蓋三陽為表三陰為裏自太陽以至厥陰猶人入戶升堂

以入于室矣厥陰復出傳于太陽奈有二陰三陰之隔之豈有連出而傳之太陽也至于已難除經亦非初

時所感之邪傳之陽明者尚未盡矣則可斷非厥陰之邪又再出而傳之太陽也

傳者初時所傳之邪至此方衰本篇最妙最難經正義備以此義載于五十八難之下

良瀉止不滿其舌乾既已而且有味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縮其少腹亦微下斯時也大邪之氣皆去病日

已矣所以其愈皆在十日已上者此也▲又考各經經脈全在足經與手經無涉蓋足太陽與少陰屬水

水得寒而冰足陽明與太陰屬土土得寒而圻足少陽與厥陰屬木木得寒而凋若手之六經則屬全與

水火得寒而愈烈金得寒而愈剛所以寒不能傷之也此議出于劉草

富氏真足以破萬古之疑彼以手經為說者蓋不考諸經之經脈云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

藏脈謂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脈病傳六氣故當調其在經經脈和調則榮衛運行而不內于藏府矣

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

前三日在陽分故當從汗解後三日在陰分故當從下
解此言六氣相傳表裏陰陽之大禁耳然傷寒病有傳

者有不傳者有八九日仍在陽而當汗者有二三日即
中入裏陰而當急下者此又不在陰陽六氣之常法也

論此言治之之法也言三日未滿之前邪猶在表故可發汗三日已滿之後邪已入裏故可下泄此乃所
以通其所藏之脈而病之所以日衰已也按正理傷寒論曰脈大浮數病為在表可發其汗脈細沉
數病在裡可下之故雖日數過多而但有表證脈大浮數猶宜發汗日數雖
少即有裏證脈沉細數猶宜下之則汗下之法又當以脈為憑不可執一也

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飲食之故有所遺也

傷寒論曰大病差後勞復
者枳實梔子湯主之若有

宿食者加大黃如薄葶于五六枚蓋因傷寒
熱甚之時而強食其食故有宿食之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氣氣相薄而熱相合故有
所遺也

傷寒論曰病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
食故令微煩煩則食則食謂其除熱未盡而強增飲食也此即復樑上文之意帝曰善治遺奈何

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

夫邪之所處其正必虛正氣虛者補其正氣餘熱未盡者清其
餘邪傷寒論曰傷寒差已後更發熱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

汗解之脈沉者以下解
之此之謂其逆從也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

熱未盡也
肉謂豕肉豕乃水畜其性躁善奔蓋天之寒邪即太陽寒水之毒邪未盡而食以豕肉是動吾身之寒以應病
之餘熱似猶寒傷太陽而復病也此言天之六淫與人之六氣相合者也水畜之肉其性寒冷是以多食則遺

論此言病之所以遺者由于強食而有治之方復有禁之之要也熱病已愈而邪氣不得盡去若有所
遺則在者以其熱甚而強食之則邪氣與穀氣相蒸兩熱相合所以病之有所遺也必視其虛實調其
逆從則可使必已矣然與其治之於既遺之後孰若禁之于未遺之先病熱少愈胃氣尚虛而強食大肉
則肉性本熱而難化所以熱病復生或多食之則熱病仍遺矣此其當禁者也上文言穀則非肉亦能病
于強食而此止云肉正以
肉較之穀尤所當禁者耳

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脈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
乾而煩滿

此復論陰陽兩感之為病也太陽與少陰相為表裏一日
而陰陽俱受其邪是以見太陽之頭痛少陰之煩滿咽乾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
熱不欲食

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故見太陰之
腹滿陽明之身熱不欲食證語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

素初寒
水故能
生水
強上聲

不知人六日死神氣傷也此藏府之病榮衛不行故盡氣終而死也從沖之曰傷寒重在胃氣神氣胃

氣已絕則水漿不入和傷神藏則此不知人即病在三陽亦係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

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此言榮

藏府精神皆陽明之所資生如胃氣先絕者不待六氣之終三日乃即死矣

論此言兩感于寒者一日則巨陽少陰受之巨陽病則頭痛而少陰病則口乾與煩滿也二日則陽明太

陰受之陽明病則身熱語言而太陰病則腹滿不欲食也三日則少陽厥陰受之少陽病則耳聾而厥

陰病則囊縮而厥也此則自其經脈之行而為病者言之惟其陰陽兩經相感所以各證互見者如此至

此則水漿不入且不知人故六日而死也其有等三日而死者正以陽明者為十二經脈之長也陽明多

氣多血故感邪則熱愈甚病愈甚而三日之際元氣已盡所以速於死也▲按此事難知集問兩感邪從

何道而入謂太陽自背俞而入少陰自鼻息而入殊不知邪從風府而入則自府而藏不必傳經而府藏

俱感矣其云從鼻息而入者非經旨也

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此復論邪氣留連之

為病熱者此即病之傷寒也如邪氣留連而不即病者至春時陽氣外出邪隨正出而發熱病也凡傷于寒則

為溫病蓋春溫夏暑隨氣而化亦隨時而命名也伏匿之邪與汗共併而出故不可止之

請弟子問曰本篇論三陰三陽之脈皆屬足經是以有傳足不傳手之說蓋本諸此乎曰傷寒相傳病在三

陰三陽之六氣蓋以六經配合六氣經之所傳即氣之所至故兼論其脈非病在有形之經而可以計日而

壽音占
長上聲

